

喪事部

死

遺言 遺文 遺各 遺志  
遺業 君民哀悼

居喪 忌日

起復 弔慰 祭奠

賻贈

物 葬附

壽藏 葬

薄葬

厚葬 送葬 飯葬

墓

吉地 山地 省祭 旌祀 先賢墓

挽章

墓銘 墓碑 行狀附

事文叢集

加  
160  
11



001

東洋書院  
藏書

*[Faint, illegible text within a blue grid,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Faint, illegible text on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or ghosting]*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五十一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喪事部

死 遺言 遺文 遺書 遺忠 遺業  
君哀悼 民哀悼

**死** 遺言 遺文 遺書 遺忠 遺業  
君哀悼 民哀悼  
竟也。士曰不祿。不復食祿也。凡五材膠漆陶冶皮革乾槁乃成也。漢以來謂死為物故皆就朽故也。既定曰尸。尸舒也。骨節舒解不復能自勝斂也。釋名棺關也。而以掩屍又曰襯。又曰槨。小棺曰槨。說文在。柩曰尸。在棺曰柩。極究曰不復變也。喪大記壽



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死寇曰兵禮記屬續侯絕氣注續今之新  
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為侯也喪大記鄰有喪春不相里有  
殯不巷歌禮記狐死于首在仁也檀弓蜡氏掌若有死於道路  
者則令埋而置揭書其日月焉懸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  
待其人周禮孔子對哀公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  
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  
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也家語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  
山中之木以不材則終其天年山木篇千歲厭世而上仙乘彼  
白雲至于帝鄉天地篇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蛇也莊子生為附贅縣疣死為決疣胡亂切潰

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埃之外逍遙乎無為之表  
莊子夫太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藏舟於  
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  
也莊子吾所以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何有患老子朝  
聞道夕死可矣語四死且不朽左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左  
平仲曰既死豈在我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衣薪而棄  
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焉列子萬物  
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  
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  
孰知其異列子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離騷經雖  
九死其猶未悔同上泉下有黃壚山淮南子注秦陽君捐館舍

蘇秦傳 人固有二死 死有重於泰山 或有輕於鴻毛 用之所趣 異也 司馬遷傳 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也 陳元傳 萬死風燭九原 草露 權集

詩句 蓋棺事始定 杜 平生萬事足 所欠惟一死 坡 萬事投荒十

一年 山谷

古今事實

傳說騎箕

傳說乘東維騎箕尾 而比於列星 東維箕斗之間 天漢津之東 維也 傳說死其精神乘東維 託龍尾乃列辰尾 上有傳說星

夫子夢奠

孔子蚤作 負手曳杖 消搖於門 歌曰 泰山其頽乎 梁木其壞乎

哲人其萎乎 夏后氏殞於東階之上 則猶在阼也 殷人殞於兩 楹之間 則與賓主夾之也 周人殞於西階之上 則猶賓之也 而 丘也殷人也 予疇昔之夜 夢坐奠於兩楹之間 夫明王不興而 天下其孰能宗予 予殆將死也 痾疾七日而卒 檀弓

顏淵蚤死

顏淵年二十九而髮白 三十二而蚤死

曾子易簣

曾子寢疾病 樂正子春坐於牀下 曾元曾申坐於足 童子隅坐 而執燭 童子曰 華而皖 大夫之篲與 子春曰 止 曾子聞之 瞿然 曰 呼 曰 華而皖 大夫之篲與 曾子曰 然 季孫之賜也 我未之 聞 能易也 元起 易篲 曾元曰 夫子之病革矣 不可以變 幸而至

於且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入也以  
德細人之愛入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  
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檀弓

黔娄布被

黔娄先生卒曾西來吊見尸在牖下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  
足則頭見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  
先生生而不斜而死斜之非其意也高士傳

七日復甦

趙簡子死七日而甦鮭蛆食其舌鼻猶不為害程子曰有死而  
復甦者故禮三日而斂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遺書

慶起起

鄭玄慶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歲在巳既寤知命將  
終有頃寢疾而卒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纒絰赴會千餘人  
死不恨

陳咸與陳湯書幸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本傳

託以身後

後漢申屠蟠字子龍陳留人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  
卒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還鄉里遇司隸從事義之為  
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注傳符諫也

含突入地

漢桓帝時公孫舉東郭竇等聚眾至三萬人寇青徐兗三州以  
司徒掾穎川韓韶為羸長韶開倉賑之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

此伏罪令突入地矣

先知死期

後漢博士郭鳳好圖讖先自知死期令子弟市棺之具其日而終方術傳廣漢折像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

星殞於營

有赤星而芒角流諸葛營俄而亮卒

走生仲達

諸葛亮卒于軍揚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儀結陣而去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司馬懿與諸葛亮相拒于五丈原會亮卒諸將燒營遁走經日按行其營壘乃曰天下奇才也

妖星見

祖述傳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述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下欲殺我此乃天不祐國也俄卒

但少一死

蜀宗預為鎮軍大將軍諸葛瞻初統朝事車騎將軍廖化欲與預共詣瞻預笑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

減年代死

晉王徽之為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弟獻之俱病篤術人云人命應終有生人樂代者則死可生徽之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

事類彙編 卷之五十一 五  
弟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

酒壚念舊

王戎經黃公酒壚嘆曰若與嵇阮為竹林之遊今嵇阮既亡余為羈紲視此雖近邈若山河晉書

夢白雞

謝安疾篤悵然謂所親曰昔吾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白雞主西今太歲在酉吾疾殆不起乎尋薨

尸解

葛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視其顏色如生軀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葛仙晉傳

問地下事

蘇韶已死而甦其躬節問地下事韶言顏淵卜商今為脩文郎王隱晉書

天下玉棺

鄴縣令王喬天下玉棺於廳前喬謂人曰天帝召我沐浴寢其中葬於城東風俗通

不見嫁娶

魏管輅舉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嘆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也是歲八月為大府永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皆墜鬼錄

見故人門



事類彙編卷之二十一  
箕生張說 見墓誌門

預囑後事

盧殷能詩為登封尉將死自為書告留守與河南尹乞葬已又為詩與常所往來河南令韓愈曰為我具棺留守尹為具凡葬事韓愈為買棺又為作銘

死乃天命

李勣屬疾家人欲呼醫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今位至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就醫求活耶乃作玉樓記

李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古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

娶 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老且病吾不願去緋衣人笑曰上帝

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帝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頃長吉氣絕常所居牕中教教有煙氣聞行車嚙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之哭待之如炊五斗承許時長吉竟死 李商隱作小傳

死付白金

唐李勉少貧與諸生共逆旅且死出白金曰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

六十不識女色

唐元德秀死族翁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結曰若知禮之過

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尊老無在死，無餘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宅，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且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梁肉之徒。

夢不祥

唐杜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故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自為之誌，悉取所為文章焚之，果卒。

見夢于帝

顏泉卿被殺，狗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夕見夢，帝寤為祭。

使虜道卒

張薦為帛，贈吐蕃使，在途被病卒。其孤與軍吏童騎護，輜車而

東 雜集錄餘

書前定事

表叔遇異人，得書云：每受一命，即開一幅，累任皆驗。一日晨起，巾櫛一物墮鏡中，如蛇而有四足，驚而疾數日卒。留書尚多，妻開視之，皆空紙也。最後一幅畫蛇盤鏡中而已。前定錄

魚食龜茲板

邢和璞居嵩穎間，有穎陽書三篇。若瑄問邢終身之事，邢言降魄之庭，非館非寺，病起於魚食而休于龜茲板。其後房公舍闈州紫極宮，見有治龜茲板者，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吳繪邀房，房悟具以板事白於刺史，其夕果病，繪卒。

星殞寢室

令孤楚卒之夕。有大星隕於寢室之上。其光燭庭。

月蝕東壁

開元中燕公為左丞相集賢學士將薨而月蝕東壁鄴侯傳

論大衍數

李適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盡此乎

十六日復生

翰林待詔戴少平卒十六日復生唐德紀

垂崖遺象

張垂崖守蜀乃代去留三卷實封文學與僧正希白且云候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於陳州訖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為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議發開所留文學乃公畫像衣兔褐繫

緇草裹自為贊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物垂崖之名聊以表德遂畫於天慶觀仙遊閣又為之立祠

傅霖來訪

張垂崖少與逸人傅霖同學公既顯達求霖三十八年不可得作憶霖詩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輕肥晚年守死丘有被褐騎驢扣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閣吏走白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公問昔何隱而今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尔公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後一月公薨西清詩話

死時雷震

劉元城器之死時忽大風飛瓦石驟雨如注雷電晝晦於公正

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公已終矣聞者咸異焉言行錄

授黃白術

范文正公仲淹少極貧嘗與一術者遊病甚告文正曰吾有煉水銀法兒幼不足以付今以方授子并白銀一斤內文正懷中後為諫官術者之子已長還其方及白金封識宛然

王雱復見

張靖言荆公在金陵未病前一歲白日見一人上堂再拜乃故郡牧吏其死也已久矣荆公驚問何故來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來荆公愴然問雱安在吏曰見今未結絕了如要見可於某夕幕廡下切勿驚呼唯可令一親信者在側荆公如其言頃之見一紫袍博帶據案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枷一囚自木

門入而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庭下血汚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乃雱也雱對吏云告早結絕良久而滅荆公幾失聲而哭為一指使掩其口明年荆公薨靖公門人其說甚詳出談因

誤傳已死

東坡既遷黃岡京師盛傳曰日僊去一神廟聞之對左丞蒲宗孟嘆息久之故東坡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其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輕生聞見錄

親書遺表

張南軒杖疾革親書遺表云臣再世蒙恩下心報國太命至此纒纒無繇猶有微誠不能自已伏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論則臣死之日如生之年

從其治命

以下係遺言

晉魏武子有嬖妾無子命顛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乃卒顛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

屬以其子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靈公母也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顛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福乃皆先喪而立靈公文十

命葬桐鄉

前漢朱邑字仲卿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桐鄉吏其民愛我必

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

遺詔刻石

趙岐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名臺鄉年三十有重疾自慮奄忽乃遺命勅兄子曰可致一負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又墓志門

分香賣復

曹操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着藏中吾餘衣衾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死為酒壺

吳志鄭泉字文淵性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然

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壺實獲我心

送屍施林

僧從諫卒遺言送尸於建春門外尸施林施與鳥獸食三日後人往視之體貌如生林在王舍城側死人多送其中三水小牘

景文遺戒

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歿之後稱家有亡以治喪用澆濯之衣鶴警裘紗帽絳履三日棺三月葬慎無為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五骸而已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下非看數人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請益不可受贈典不可求巨公作碑誌不得作道佛二家齋醮泐等不可違命違命作之是以五屍

為無知也趙際聞見錄

立言不朽以下係遺文遺書

晉平公謂魯孫豹曰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沒矣其言立後世此之謂沒而不朽國語

上封禪書

漢司馬相如既病免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悉取其書使者往而相如死妻曰長卿未死時有卷書曰有使者求書奏之乃遺札言封禪事

贈孔融文

魏文帝深好孔融文詞每嘆曰楊班儔也慕天下有上孔融文者賞以金帛

續成其書

桓譚著新論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襲撰次之

恨書未成

陸平原臨亡日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為不朽吾所作書未成以此恨耳

相三君無積以下係遺忠

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相三君而無積可不謂忠乎

將死不忘君

楚子夔死遺言謂楚子必城郢郢楚所徙都未有城郭君子謂

子夔君昏不忘增其明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

將死薦賢見交代門

惟憂國事

王文度坦之為中書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

書言國事

魏徵既死太宗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蒙其可識者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敝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惟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太宗曰朕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於笏

抗表諫代

房玄齡寢疾謂諸子曰當今天下靖謐咸得其宜唯東討高麗  
不正方爲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  
銜恨入地遂抗表諫太宗曰此人危懼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事

九京可作以下係遺德

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京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其隋武  
子乎納諫不忘其師善言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賢不阿而  
退不肖也國語

愛及其棠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  
所爰

家無餘財以下係遺業

朱穆字公叔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

有舊田廬

人勸疏廣爲子孫立產業買田宅廣曰吾豈不念子孫哉顧自  
有舊田廬子孫勤力其中可以供衣食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  
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子孫不欲益  
其過

薄有桑園

諸葛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  
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惟仰於官不別治  
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徒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  
卒如所言



樞無所殞

橋玄字公祖為大尉久病卒家貧乏產業無所殞

先分田園

姚崇先分其田園令諸子弟各守其分仍為遺令曰此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履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有預為定分將以絕其後爭吾靜思之深所嘆服

思法孝直

以下係君思悼

蜀法正死先主征吳群臣諫不從及敗績亮曰法孝直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

思檀道濟

宋檀道濟文帝時為司徒有威名及見取道濟目光如炬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曰道濟已死矣吳子不足復懼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及魏軍至瓜步文帝嘆曰若道濟豈主此

思魏徵

唐太宗遼東之後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證若在吾豈有此行耶帝後臨朝嘆曰以人為鑑可明得失今魏徵逝一鑑亡矣

停嚴鼓聲

唐太宗將伐遼凡有籌度悉委岑文本至幽州卒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何奪之速

楊綰薨上深悼之顧謂侍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

門人巷哭

以下係民哀悼

子產相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農夫頌如野哭商人罷之而哀流涕三日不聞琴箏之聲

秦春罷相

秦五段大夫百里奚卒秦人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文選注

百姓圖像

豫州百姓皆圖畫陳仲弓元方季方三君之形象先賢行狀

裂裳為白帽

梁安成康王秀為南徐江荆郢刺史及薨四州人裂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

畫溫公象

司馬溫公薨百姓罷市而往吊踴衣而致奠巷哭而過直道以萬千數而京師民畫其象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古今文集

雜著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朱閱英華

古者以死為歸也然則豈死者皆得歸哉故有兌肆之徒壓溺

而斃貪暴之輩刑戮以上謂之不得其死不得所歸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辱其親是得所歸矣所歸者猶有數品焉有跛蹇而歸者有因窮而歸者有憂鞠而歸者有暇豫而歸者有榮顯而歸者有欣喜而歸者依媚於生前而得其死者跛蹇而歸也愚鄙於生前而得其死者窮困而歸也驛暴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憂鞠而歸也三者皆弗其歸路也正直於生前得其死者暇豫而歸也道達於生前得其死者榮顯而歸也仁惠於生前得其死者欣喜而歸也三者皆坦其歸路也嗚呼公昔有遺德也於其生全矣而今之歸也豈有跛蹇困窮憂鞠之苦而無暇豫榮顯所喜之逸哉公歸之道光矣予感公之知獨來弔作歸解或曰子不識彭陽公而云知豈誣也哉曰

公尹洛禮陳商為鄆薦蔡京益京辟李商隱予偶不識公耳公之知予如春潦之奔盤夏雲之得龍秋弧之發矢冬爐之納火勢豈後於三子哉是則公亦知予者也何必識然後知乃曰知之也在道之相望爾昔周公與殷湯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楊雄與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楊雄不相識果不相知哉伊尹與夏桀相識比干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大國之侯小國之伯予常識之矣目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為余知也哉予感嘆碑下歸解於是書也

死則氣散

劉用之云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祖先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文公曰神祇之氣常伸而不已人鬼

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以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之人，既死而不散，僧道務養精神，所以凝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為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為靈怪者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溫然薰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死時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甚麼樣氣魄，或曰真是元城之忠，感動天地之氣。曰文公曰：只是元城之氣未散耳。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于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君蒿即前云溫溫之氣也。悽

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者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朱語錄

朱文公易實辯

愚觀近歲所編文公朱先生年譜，其書易實時事頗有疑誤，恐不容無辯。蓋先生以建炎庚戌生，以慶元庚申三月薨於考亭，所居之正寢是歲春先生故宅之前，其山絕頂有數百年合抱之木一株，勢干雲霄。一旦忽為巨風所拔，夏六月溪流大漲，素所未有，宅前之岸為洪濤捲去數百尺，則所謂木椽山頽大賢存亡其關於造化盛衰之運固如此。今年譜所書則謂是日木風拔木，洪水崩岸，再併見於易實，一日之間則其事近怪，能無駭聽竊謂不若改是日為是歲則可紀實矣。至於先生疾革

則惟仲子監酒公侍而季子侍郎公時方調官中都先生首索  
紙筆作季子書與之訣別次作勉齋黃公書先生之塔又其次  
欲作通守范公書先生僚壻則手弱不復能運筆嗚呼仲子代  
書尚力疾塗蠶一二字且拳拳皆以編輯禮書為囑纒扶就枕  
奄然而逝今年譜所書乃謂先作黃范一書而後作季子書則  
其序頗紊何以垂範第五倫視兄子及已子且不能無別自  
謂先生治命而顛倒其親疎之序乎切謂行狀所紀先後已得  
其實固不當復為異同也愚以幼孤先生念其外家子教育於  
家塾方易嘗時實與童子執燭之列追念當時所見恍然如昨  
日事謂宜刊正而年譜摹版乃建安書院掌之僭嘗以此二疑  
白之富沙邦君實齋王公許以夏定而未果輒私識之庶幾吾

黨之士尚有考焉視穆私識

詩話

服金石藥

韓退之為李平墓誌叙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  
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為一世戒耶而竟以藥死故曰傳云退之  
服琉黃一病竟不痊也后山詩

游岱

劉積字公幹有卧疾詩云常恐游岱崇泰山也人命屬之言病  
危欲死也

木稼

漢書五行志曰成公十六年雨水水或曰今之長老名木水為

木介舊唐書靈王卧疾引諺語曰木若稼達官怕必大臣當之  
吾其死矣已而果然山谷挽韓忠獻公詩曰木枝憂木稼食昂  
恨長庚荆公挽韓魏公詩亦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頽今見哲  
人痿

康節知命

熙寧十年夏康節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司馬溫公  
曰雖欲觀化一巡如何溫公曰先生未應至此康節笑曰死生  
亦常事耳張橫渠先生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常推  
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  
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  
願自主張康節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康節

居正集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康節已知呼伯溫  
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  
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  
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五更捐館  
見錄

詞議

秦少游在處州夢中作好事近詞云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  
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掛空碧  
醉卧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後南遷久之北歸逗遛於藤州光  
華亭方醉起以玉盃汲泉笑視之而死冷齋夜話

華亭大澤... 湘湖... 秦... 山... 刊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五十二

建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喪事部

居喪

忌日

羣書要語親者居倚廬賤者聖室周禮官正注水漿不入口者三日  
檀弓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孟康注倚廬倚牆至地而為  
為之無楣柱同上故為之竹杖為母桐杖注其義一也周喪喪  
不慮居謂買舍宅以奉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憔悴殺滅性  
為無後也檀弓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

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此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  
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曲禮居喪讀喪禮既  
矣讀祭禮喪服常讀樂章同上斬衰倚廬齊衰至室儀禮父母  
之喪衰冠繩纓管履四制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  
喪禮衰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檀弓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  
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檀弓孤斬然在衰  
經之中昭十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庶見素冠兮棘人采桑令小  
雅蓼莪者我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出師街恤入則  
靡至檀弓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並哀我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小雅蓼莪之古傳陳蕃荒迷不次表柴骨樂心陳子昂傳

古今事實

二年通喪

宰我問二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  
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  
錦於汝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不甘聞樂  
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  
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  
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陽貨

除喪彈琴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  
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  
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檀弓孔子既

禮文類聚前集

卷之五十二

二



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同上

期而猶哭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朝祥暮歌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檀弓

具服飲燕

灌夫與竇嬰相得驩甚夫嘗有服過丞相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廼肯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益市牛酒夜飲極歡而去

廬墓孕育

後漢陳蕃為樂安太守民有趙宣上孝妻親不閑挺隧居其中行服二十年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惑眾誣汙鬼神遂致其罪

匿喪受封

後漢季燮為河南尹先是潁川甄邵誦附梁冀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告冀即捕殺之邵當遷郡守會母亡邵埋焚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還至洛熒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背曰誦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狀遂廢錮終身

奔喪彈琴

每大頁...

王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嘆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月餘亦卒

生孝死孝

晉王戎字濬仲為吏部尚書丁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而哀毀不踰於戎武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

使婢丸藥

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視沉滯者累年

在艱戲擲

見博奕門

暮功聽樂

謝安愛好聲律暮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王坦之諫不從

求尸漬血

唐王少女父隋未死亂兵少女甫十歲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漆者父骨也

辰日不哭

唐薛克構時陳思忠居父喪詔奪服客往弔思忠辭以辰日不哭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既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論

無緦麻服

崔琳三十年間無中外緦麻之喪

明皇雜錄

不持所生服

李定王介甫客也。定不持所生仇氏服。蘇子瞻以為不孝惡之。定以為恨。劾子瞻作詩謗訕。聞見錄

主喪禮熟

司馬溫公薨。朝廷命伊川為主喪事。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止。叔喪禮何其熟也。遺書

匿親忌日以下係忌日

祝欽明為相。坐匿親忌日。貶申州刺史。

以社日見社門

忌日不聽樂

王世將忌日送客。主人欲作樂。王便往衛洗馬墓下彈烏。世說

忌日辭攝祭見起復門

德宗貞元八年。將作監元巨當攝太尉薦饗昭德皇后廟。以私忌不受誓戒。為御史劾奏。於是令尚書省與禮官法官集議。右丞盧邁等奏曰。禮云。大夫士將奉祭於公。既洗濯而父母死。則猶祭也。又按唐禮。散齋有大功喪。致齋有周喪。及齋中疾病。則還家。皆無忌日之文。雖假寧。令有給假一日。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且不宜。以忌日辭攝祭。由是坐罰。實錄

嫁笄墨衰

丁晉公言。嘗見文中孺侍郎言。中孺嘗聞祖母當日歸時。於衣笄中得一墨衰。妯娌骨肉皆驚駭。而詰之。云。父母教以候翁姑私忌日。著此衣。出慰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禮。今未之聞也。談

終身之喪

朱文公母夫人忌日着黻墨布衫其中亦然學者問今日服色何謂曰公豈不聞禮君子有終身之喪語錄

古今文集

雜著

當有喪次

司馬君實

父母之喪中門之外擇朴陋之室以為丈夫喪次斬衰寢苦枕塊苦謂藁薦塊謂斃不脫經帶不與入坐焉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凡藥客往見之卿

黨以為貶議坐是沉滯坎坷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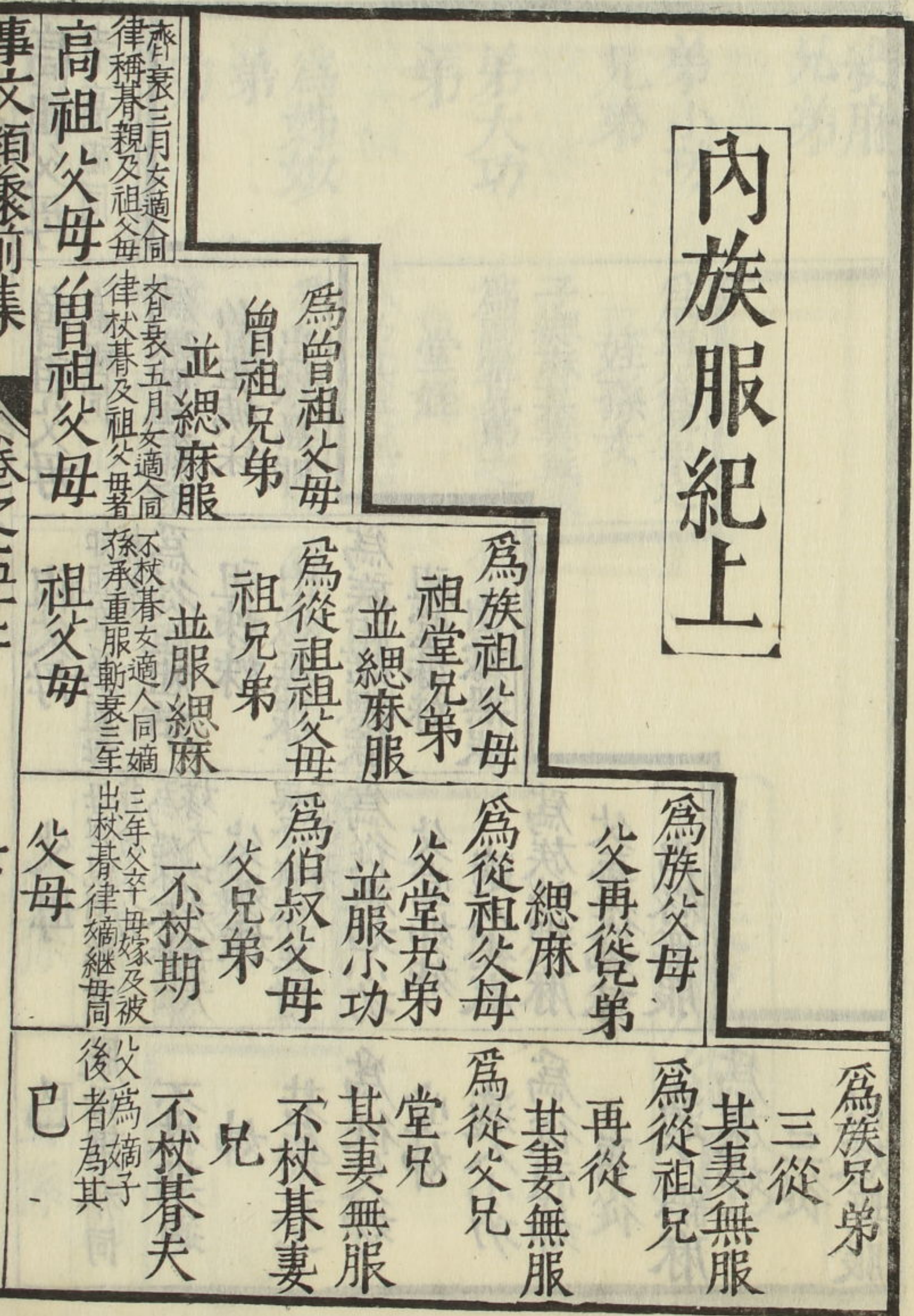
戒用緇黃

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為死者滅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春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春磨且無所施又况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不足信也明矣

# 五服圖

人與人之親疏，由血氣之通塞而定。血氣相通，則親疏亦隨之而變。故曰：血氣之通塞，親疏之所由也。此圖之設，所以明親疏之理，而示服制之宜。凡屬五服之內，皆當遵禮而行。若違之，則為不孝。此圖之要，在於辨別親疏之等級，而示服制之輕重。凡屬五服之內，皆當遵禮而行。若違之，則為不孝。此圖之要，在於辨別親疏之等級，而示服制之輕重。

## 內族服紀上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五十二

高祖父母  
者高祖同

曾祖父母  
高祖同

為族曾祖總麻

曾祖姨妹

出嫁無服

祖父母  
如祖在為祖母  
杖朞

為從祖祖姑

祖姊妹

出嫁無服

為族祖姑總麻

祖堂姊妹

出嫁無服

父母  
母與親同慈母  
非命小功

為姑不杖朞  
出嫁大功若無夫

父姊妹

與子無祭主者  
不杖朞

為從祖姑小功

父堂姊妹

適人總麻

為族姑總麻

父再從姊妹

出嫁無服

已  
服母謂養同

不杖期適

姊妹

若無夫子

為從父姊

堂姊

適人小功

為從祖姊

再從

適人總麻

為族姊

三從

出嫁無服

內族服紀上

總麻  
兄弟

弟小功

兄弟

弟大功

弟

為姊姒

弟

功

若為人父三  
年

身

為再從兄弟之  
姪孫女

子總麻其妻無服

為同堂兄弟之子

堂姪

小功其妻無服

為兄弟之子不杖

姪

其妻大功

嫡子三年父母  
杖朞眾子不杖

子

為同堂兄弟之孫

堂姪孫

並服總麻

為兄弟之孫小功

姪孫

若承祖三年承父  
重不杖朞眾孫大功

孫

內族服紀下

為兄弟之曾孫總

堂姪孫

其妻無服

為曾孫總麻

曾孫

與曾孫同

玄孫

身	母與親 人大功 不杖期 妹 妹大功 妹小功 姊妹 姊妹 姊妹 姊妹 姊妹 姊妹 姊妹 姊妹
子	并女適人大功 無夫子不杖期 為兄弟之女不杖期 姪女 已適人服大功 為同堂兄弟之女 堂姪女 小功適人總麻 為再從兄弟女總麻 再從姪女 出嫁無服
孫	嫡孫大功 孫適人小功 為兄弟之孫大功 姪孫女 出嫁者服總麻 堂姪孫女 總麻出嫁無服
曾孫	其妻無服 為兄弟之曾孫服 堂曾孫女 總麻出嫁無服
玄孫	女嫁無服

內親服

高祖父母	齊衰	曾祖父母	齊衰	祖父母	齊衰	父母	齊衰	出嫁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曾祖兄弟	祖堂兄弟	祖兄弟	父再從兄弟	父再從兄弟	父再從兄弟	再從
		服	服	服	服	服	服	為從
			為從祖祖父總麻	為從祖父總麻	為從祖父總麻	為從祖父總麻	為從祖父總麻	總麻
			其妻無服	其妻無服	其妻無服	其妻無服	其妻無服	小功
			伯叔父母	伯叔父母	伯叔父母	伯叔父母	伯叔父母	堂兄
			功	功	功	功	功	其妻
								大功若
								者其妻

女為本族上

高祖父母 三月	曾祖父母 五月 無 曾祖姊妹 服	祖父母 杖期 為從祖始 祖姊妹 總麻 祖堂姊妹 無 服	父母 在期年內則為 大 父姊妹 功 為從祖姑 父堂姊妹 總麻 無 祖堂姊妹 服	出嫁 大 姊 小 功 堂 姊 功 為從 再從 總麻 無 三從 服
------------	------------------------------	--	---	---

文淵本初止

兄弟

兄弟

兄弟  
無服  
為人後  
小功

女身

無  
再從  
再從  
再從  
再從

為同堂兄弟

堂姪

之子總麻

大功若為後

姪

及妻小功

外祖父母

無  
堂姪孫女

服

為兄弟之姪

姪孫

孫服總麻

無

母兄弟姊妹

無

姪曾孫

無

姨之子

在室總麻

姑舅之子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五十二

九





母之祖父母  
小功

母之父母  
母小功

為從母小功長幼總麻若於已身妻總麻已於姨之夫無服  
母之姊妹

已身

為從母姊妹

姨之子

兄弟總麻

無

堂姨之子

服

姑之子

姊妹總麻

無

姨之孫

服

姑之孫

服

為母之喪服

夫為妻親服

妻祖父母	無		
妻父母	總服	妻伯叔	無
已身		妻外祖父母	無服
女之子	為外孫及妻	妻兄弟及妻	無服
女之子孫	無		

事類彙編前集卷之五十一

妻祖父母 服  
妻父母 麻  
已身  
女之子 並服總麻  
女之子孫 服

妻姊妹 無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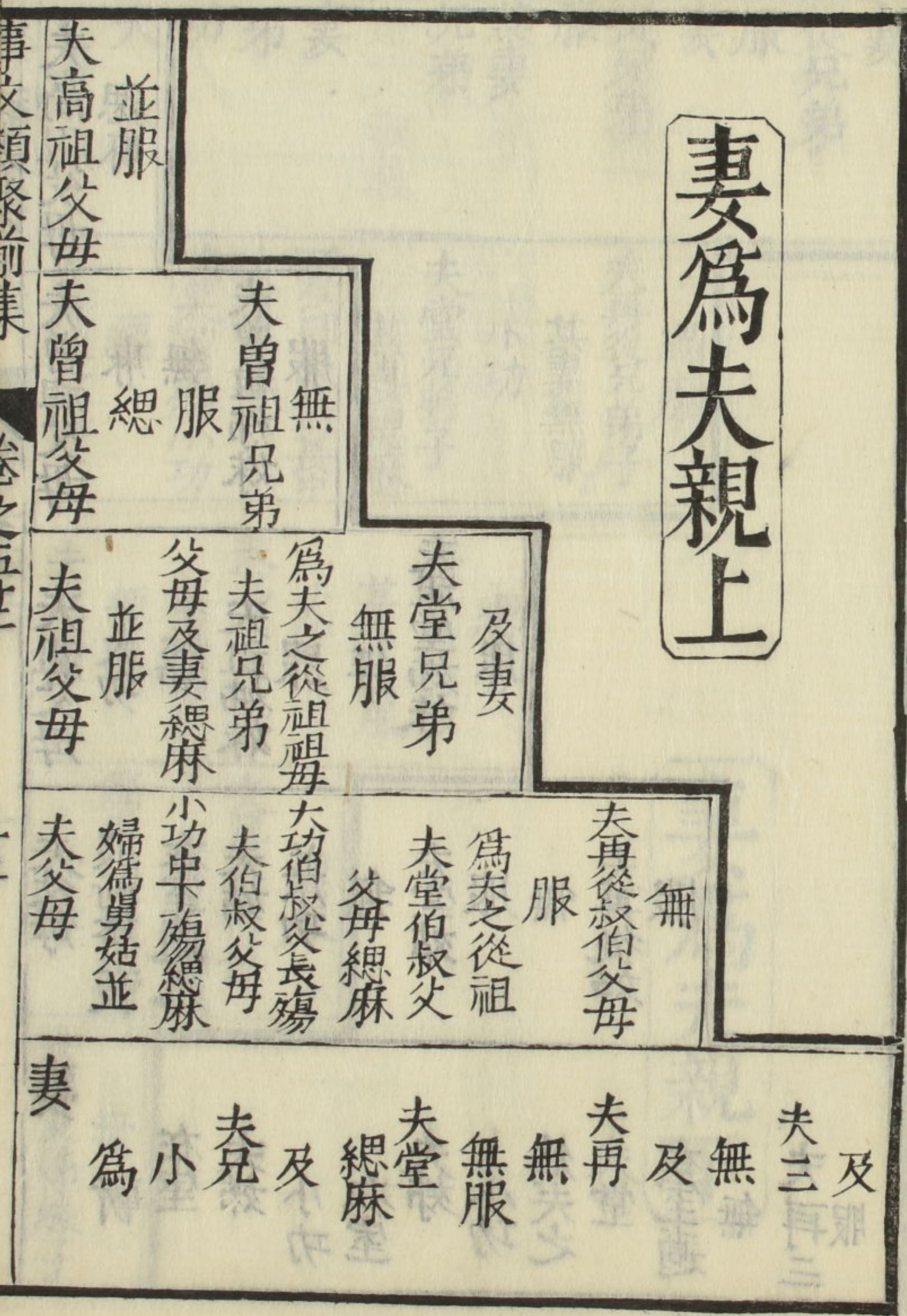
妻子 無服

妻姊妹子 無服

妻舅及妻 無服

# 夫為妻服

# 妻為夫親上



事類彙編前集卷之五十一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五十二

夫高祖父母 總麻	夫曾祖父母 麻	夫祖父母 大功	夫父母 服斬齊衰	妻 斬
夫曾祖姊妹 無服	夫祖姊妹 無服	夫姑 並小功	在室適人 夫姑 小功	在室 夫姊 小功
夫祖堂姊妹 無服	夫堂姑 無服	夫再從姑 無服	夫堂 為夫之 在室適 無服	夫再三 夫服

妻為夫親下

妻 從兄弟 服	妻 從兄弟 服	妻 從兄弟 服	妻 從兄弟 服	妻 從兄弟 服
其妻 兄弟	夫再從兄弟 總麻 其妻無服	夫堂兄弟子 小功 其妻總麻	夫兄弟子 小功 其妻總麻	夫兄弟子 小功 其妻總麻
不杖期妻大功長中	夫再從兄弟 總麻	夫堂兄弟子 總麻 其妻無服	夫兄弟子 小功 其妻總麻	夫兄弟子 小功 其妻總麻
夫外祖父母 總麻	夫再從兄弟 總麻	夫堂兄弟子 總麻 其妻無服	夫兄弟子 小功 其妻總麻	夫兄弟子 小功 其妻總麻
夫外祖父母 總麻	夫再從兄弟 總麻	夫堂兄弟子 總麻 其妻無服	夫兄弟子 小功 其妻總麻	夫兄弟子 小功 其妻總麻
夫外祖父母 總麻	夫再從兄弟 總麻	夫堂兄弟子 總麻 其妻無服	夫兄弟子 小功 其妻總麻	夫兄弟子 小功 其妻總麻

妻為夫親下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五十二 十三

身	夫外祖父母 麻	夫之舅 其妻無服 小功	夫姨 麻其妻無服 總	夫姑及姊妹子 服
衰 適人 姝	不期杖	夫兄弟孫女 適人總麻	夫兄弟曾孫女 麻	
從父姊妹	夫兄弟女	夫兄弟女 無	夫兄弟女孫 服	
姊妹	適人大功	夫堂兄弟女		
人總麻	夫再從兄弟女 出嫁無服			
從姊妹				
從姊妹				

### 三殤服上

### 本族

殤者男女未成人而死可哀傷者  
 男子已娶女子許嫁者皆不為殤  
 凡男女二十一年十九歲至十六歲者  
 為長殤十五歲至十二歲為中殤

為從祖叔父  
 堂叔父  
 長殤總麻  
 長中殤大功  
 叔父  
 下殤總麻  
 父母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五十一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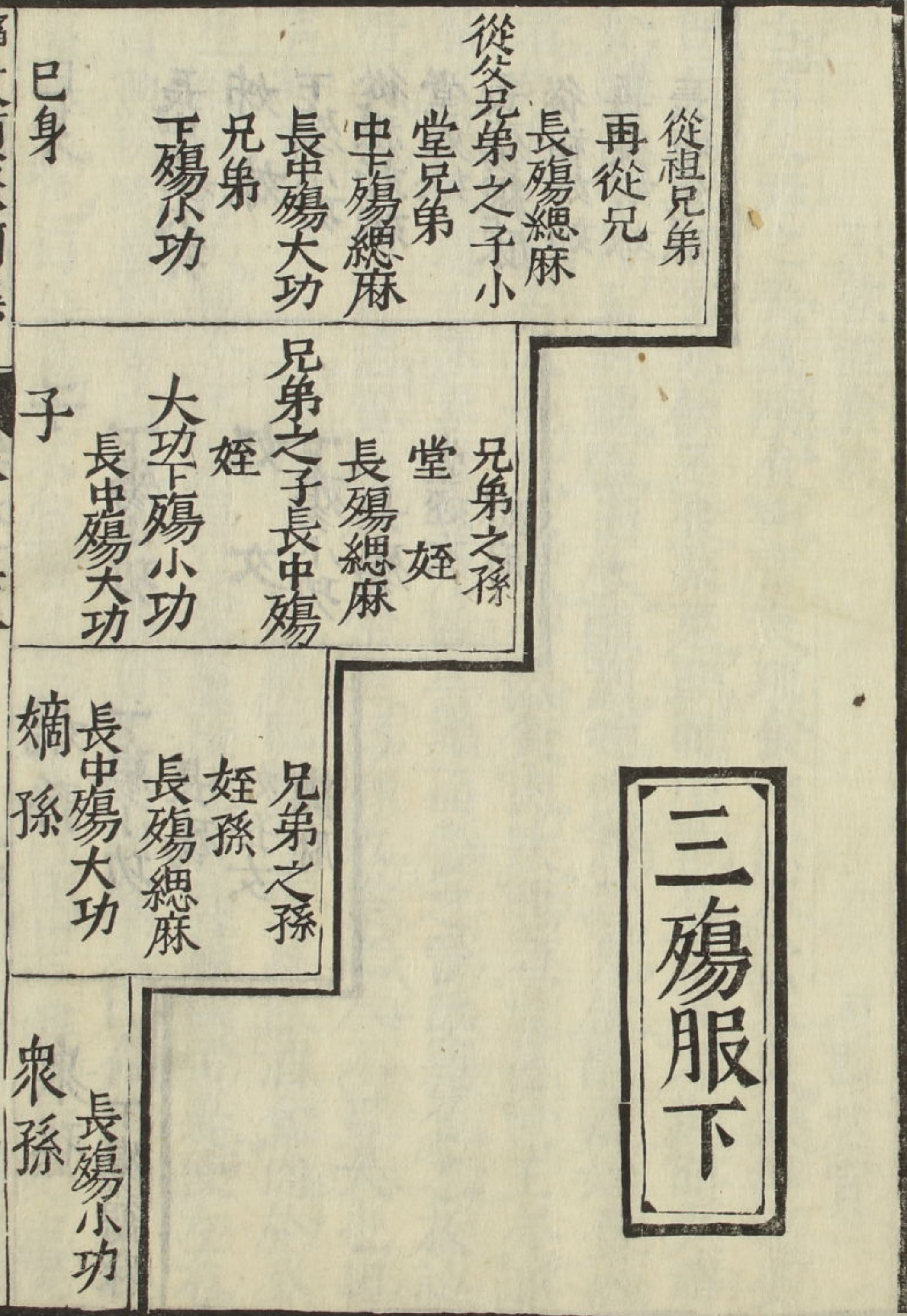
# 殤之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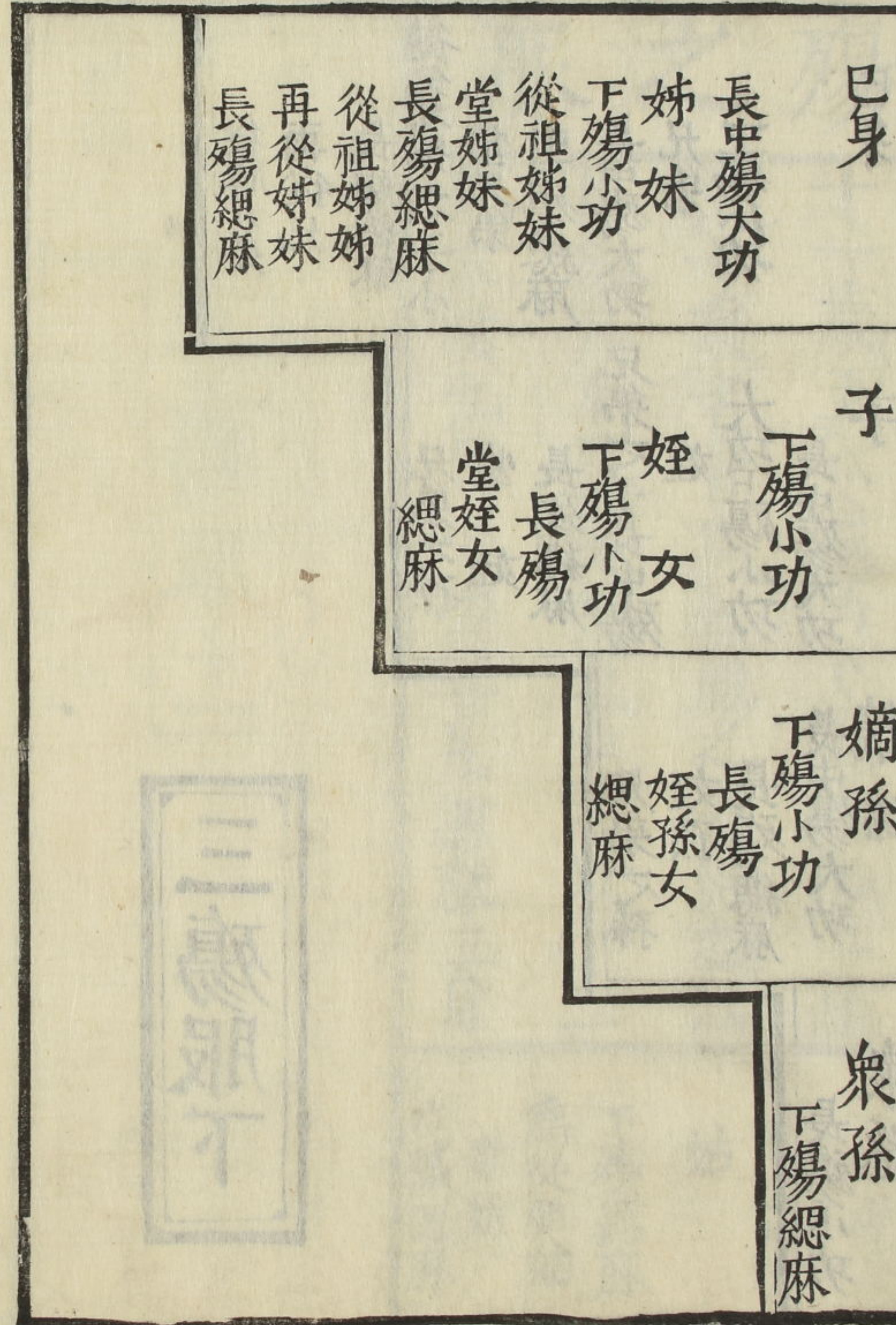
十一歲至十八歲為下殤若生三月  
至七歲者皆為無服之殤哭之以  
日易月本服期年者哭之以十二  
日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總麻三月

父母  
長中殤大功  
姑  
下殤總麻  
為從祖姑  
堂姑  
長殤總麻

三殤服上

# 三殤服下





三

不飲酒食肉

司馬君實

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菓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菓期而小祥食菜菓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祥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夷無令汚染華夏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鮑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膳酒炙車齧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長史事

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為太子居入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一溢米而私令外進肥肉脯鮓置笥筒中以蠟閉口衣撲裹而納之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雞臠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菹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為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覲然無愧人亦恬不為怪禮之壞習以為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齋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喪殯葬則以樂導輜車而號哭隨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喪

母之喪者大祥之前則皆未可食肉飲酒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感饌及與人宴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唯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

詩話

督其作詩

昔歐陽叔弼季默以憂制中不作詩陳履常不飲酒東坡一日設宴兩歐至履常不飲故不作詩坡詩云商也衰未散歲月忽已秋祥琴雖未調餘悲不敢留矧此乃韻語未入金石流君言



不能詩此語人信不陋矣陶士衡當以大白浮明當罰王子已  
沉兩玉舟

居喪作詩

梅聖俞至寧陵寄詩云獨護慈母喪淚與河水流河水終有竭  
淚泉常在解彥猷持國譏作詩早余應之以夢我及傳咸贈王  
何二侍中詩亦如此按晉孫綽詩序自丁荼毒載罹寒暑不勝  
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伸罔極之痛故洪玉甫以魯  
直丁母憂絕不作詩夫魯直不作者以非思親之詩也孫綽作  
者以思親之詩也聖俞之早庸何傷乎秦少游初過涪溪題詩  
云玉環妖血無人掃以被責憂畏又方持喪手書此詩借文潛  
之名後人遂以為文潛非也 江鄰幾雜錄

忌日當悲 係忌日

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眾  
務爾必能悲慄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輿室不妨言  
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  
不知禮意乎 顏氏家訓

累世慎終

江浙憲僉定興張舟壑遇先恒王淡菴等忌日則悲號追慕其  
孫掌謁考老於親儀副竹牒卒三年不飲酒食肉玄孫清河丞  
善翁居工部司程負者喪克省未嘗吟詠第孫營繕所正琴至  
為哭奉祀直叟慟而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五十二終

禮記卷之五十三 喪事部 起復 禮記卷之五十三 喪事部 起復 禮記卷之五十三 喪事部 起復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五十三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喪事部

起復

羣書要語喪有四制。變而從宜。注四制者恩理節權也。恩仁理義節禮權智也。又曰門內之治恩揜義。注若公羊傳所言是也。又曰門外之治義斷恩。注若曾子問所言是也。喪服四制重奪孝子之情望慕充窮。公羊傳注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抑情徇務其來已久。燕許公集頃奪禮於首麻俾從權於

蘇合常相制墨綴治事常形疏

古今事實

閔子要經

古者臣有太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孔子蓋善之也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加旒曰冕王所以入宗廟服金革者謂以兵事使之也公羊傳

伯禽征伐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者也禮與初有司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定伯禽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

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豈

不敢踰制

翟方進為丞相封高密侯後母既葬二十六月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詔奪情

山濤居母喪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奪情以濤為東部尚書濤不得已就職

令起視事

隋邳國公蘇威為右僕射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敕威曰公德行高入情苛殊重必須抑割為國惜身朕之於卿為君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

起復本職

唐大傅房玄齡以母憂罷職未幾起復本職

衰麻謁相

李林甫聞蕭穎士名欲拔用時穎士寓居廣陵居母喪即衰麻謁京師謁林甫於政事堂林甫素不識遠見衰麻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大怒乃著伐櫻桃賦刺林甫有曰擢無用之瑣職專廟廊之右地

不當佩魚

李宗愕云先公周顯德末翰林學士起復裹素紗軟脚幞頭駢紫公服每入朝猶佩魚袋或曰魚袋者取事君夙夜匪懈之義然以金為飾亦身之華也居喪奪情不當有金寶之飾公遽謝

不佩談錄

非盛世事

富鄭公韓魏公同在中書鄭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鄭公居母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日嘗與韓琦言之決不當起魏公嘆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為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

龍川志

竟不可奪

至和間富鄭公為相以母喪去位時又無以宰相持喪者昭陵意大向公必欲起復詔再下再力辭未以盧朱崖薛文惠故事切責有云以相國之重而守匹夫之節任天下之重而為門內

之私朕所不取也。且命中人督公起非同就道不得先還。公復抗章言天下無事宰相奉行常務豈可與太宗時比。中書樞密院臣僚韓琦等平居皆常與臣論起復不是好事。今在嫌疑之地必不肯為。臣尽言惟斷自聖意。上知其不可奪乃已。遂以文潞公次遷首相韓魏公由樞密使補其位。石林過庭錄

古今文集

雜著

代李副樞乞終喪表

宋庠

洪凶巨釁奄集私門。餘喘窮號方迷。魂餘猥蒙恩諭。收齒官聯。聞命驚迷。撫心殞越。中謝伏念。臣早由羈齒入服。仕途先父勉。臣以義方教。臣以忠藎禔。其奉國不使顧私。由茲奔走之中。遂

廢晨昏之半。不圖瞻祐無日。遭閔終天。藥劑隔於親嘗。風木纏乎永痛。靜言孤苦尤倍。尋常寧可。冒四近之榮。忘三年之愛。而況心馳坐家。方卜於始。襄身遠几筵。殆同於不祭。苟容去職。未謂之人。伏望陛下俯徇哀祈。追收權典。許終喪絕。獲報劬勞。庶棘人之風。普均於有截。先王之禮。不廢于最靈。願竭餘陰。永酬供造。

辭免起復大宰表

王淮

苦塊餘生。已瀆死所。絲綸渙號。俾復書班。勅使存臨。德音下逮。呼天號絕。撫已驚迷。中謝伏念。臣早偶家艱。專承母訓。零丁孤苦。邈爾無依。鞠育提携。逮夫有立。寅緣際遇。玷冒高華。大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遽至。攀號泣血。摧崩殞心。仰賴聖神之恩。甫

終窳安之事。几筵是奉。墳土未乾。痛深陟屺之瞻。恨未及泉之見。敢謂宸衷念舊。優詔奪情。蓋三年免懷。通喪者乃聖王之制。而踰月視事。交禮者豈治世之風。雖春春之殊。常豈私情之所。忽伏望陛下推孝思而錫類。謹宰柄以馭臣。念哀苦之方深。况衰疲之已甚。報親日少。願終制以爲期。事國時長。尚捐軀而未晚。

同前

王淮

方席薪而枕塊於義爲安。俾服冕而乘軒共知。不可哀情存而宸聽未回。再殫罔極之情。冀動益高之聽。伏念臣猥蒙天眷。誤玷宰司。久無補於明時。亟自招於大禍。慈顏遠隔。悲隙駒之難留。厚愛再成。倚苦廬而永慕。庶畢哀恫之制。少酬顧復之恩。忍

奉制綸。俾還相位。私情莫處。公議靡容。豈可道故事以蹈前非。但當守禮經而據古是。臣重罹酷罰。屬在衰年。既極摧殘。浸成疾恙。精神陟耗。筋力頓衰。雖強使之造朝。夫難堪於應務。伏望陛下委大明之照。憫不移之愚。追寢渙恩。俾終祥禱。則聖主得全於禮貌。而孤臣獲畢其孝思。疾首痛心。或偷生於此。且銘肝鑠肺。期報德於他時。

辭免起復表

劉珙

泣血陳詞。仰祈聰聽。批章示訓。尚閱俞音。涕泗無從。回皇失措。伏念臣才非適已。仕本爲親。蚤困宦途。頗闕晨昏之奉。晚逢真主。方欣甘旨之榮。俄纏藥棘之悲。永負劬勞之報。呼天靡及。觸地無容。強食勝喪。空驚過隙之駒。感時追往。更傷返哺之鳥。敢

意敕使荐臨德音頻降雖君命召固難俟駕而行念人子情不忍短喪而出矧今者老在上忠賢繼登外無兵革之虞內有禮樂之備事得其序功已告成則焉用於愚臣俾固違於典禮伏望陛下大明旁燭至德蕪容俾訓慈母之恩俯遂匹夫之志褒形一字已同華袞之榮誓畢三年庶免素冠之刺

代回都統起復

周必大

起從苦次復搃戎昭將士騰歡旌旂動色伏惟某官學通三略智達六奇執戈衛社於薄伐之中經武整軍於中興之後綵衣終養固殊羨羨之義要經惟憂遠嘆藥藥之棘顧制閩方專於一而豈呼門可待於三年是資移孝之忠用舉奪情之禮方圖往記首辱飛文惟欣感之交懷匪叙陳之能究

論起復服色

故事大臣奪情者服慆光幘慘紫袍皂角帶道君惡之政和末始議以入公門不應變服遂以吉服朝然居家猶喪服也紹興初朱藏一起復右僕射請所服太常援政和近事為請而居第則慘服去佩焉議者不以為是孝宗之喪趙子直當國始令群臣服白涼衫皂帶以治事建終喪乃止論者以為是及光宗之喪禮部侍郎陳宗召復請百官以白易月禫除異服紫衫皂帶以治事從之朝野雜記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五十三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五十四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五十四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喪事部

弔慰

羣書要語 知生者弔 知死者傷 知生而不知死 弔而不傷 知死而不知生 傷而不弔 而不知生 傷而不弔 曲禮 死而不弔者三 謂輕身 畏人或以非 能者以說 厭行上 溺 不乘橋 行弔之日 不飲酒 食肉焉 同上 弔 於人 是日不樂 同上 凡民有喪 匍匐救之 邾谷 吊生不及哀 非 禮也 左傳 臨喪不哀 吾何以觀之哉 語三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



未嘗飽也羔裘玄冠不以弔語十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語十

天子臨弔君使人弔致命曰君聞子喪使某弔如何不淑主人  
哭拜稽首成踊士喪禮君臨臣喪乃拔殯注蓋被除凶邪左傳

古今事實

人哭亦哭

老聃死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人哭亦哭人號亦號

哭之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有慟乎子曰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哭於中庭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檀弓

齊衰往弔

子張死魯子有母之喪則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檀弓

弔於其室

齊侯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於其室襄十三

出弔東郭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公孫丑

弔不與言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入弔。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離婁

百官會弔

孔光薨。公卿百官會弔。

赴者三萬

陳寔字仲弓卒于家。大將軍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

生芻一束

徐堆字孺子。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

去。眾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將之。

青蠅弔客

吳虞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無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誄者四十人

郗超死之日。貴賤操筆為誄者四十餘人。晉中興書

弔客化鶴

晉陶侃為江夏太守。母憂去職。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為雙鶴。冲天而去。

弔其子沒

王愆期謂陶侃曰賢子越騎酷沒天下為公痛心况慈父情耶

門無雜賓

王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戚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本傳

西門慟哭

謝安既葬羊曇至西州門慟哭而去

名士獨弔

陳寔弔張讓見避禍門

鼓琴而哭

顧榮素好琴張翰哭之上林鼓琴數曲撫琴而嘆曰顧彥先能復賞此否因又哭不弔喪主而去

吊作驢鳴

王仲宣聚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謂同遊曰王好驢鳴可作一聲送之坐客皆作驢鳴世說孫子荆楚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濟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尸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曰靈床曰卿嘗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聲直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哀棟梁折

衛洗馬玠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薨謝幼輿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子何恤而致哀如是荅曰棟梁折矣何得不

哀

客哭主不哭

阮步兵籍喪母裴令公楷往吊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哭弔嗙畢復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俗輩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以為兩得其中

奔喪得罪

吉黃為長陵令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門司徒趙溫薨自以為故吏奔喪為司隸鍾隸所收遂伏法死魏常林傳

自哭亡妾

宋劉德願為孝武狎侮殷貴妃薨上與群臣至墓謂德願曰卿

哭貴妃若悲當厚賞德願應聲號慟上悅以為豫州刺史又令醫術羊志哭殷志亦嗚咽人問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兩日自哭亡妾耳

含辛為淚

符后死慕容熙制百僚於宮內哭使有司按驗無淚者罪之群臣莫不通鑑含辛以為淚

匍匐以弔

陳烈福州人以鄉行稱尤為蔡君謨所知然烈行性多偽蔡君謨母死烈往弔自其家匍匐而進人問之曰此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也其所為類如此石林燕語

朝服不弔

下晉公朝服不弔

丁晉公謂言嘗見常武太原王公言先太師傾背時朝賢來相  
弔宋紫盈門惟徐左省鉉獨携一麻袍角帶於客位內更易後  
方入相吊以此知士大夫具朝服臨哀吊問深不可也先太師  
卽兵部侍郎祐也 談錄

辨哭則不歌

司馬溫公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  
率同輩以往而程正叔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  
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正叔又諭司馬溫公諸孤  
不得受吊子瞻戲曰願可謂燠糟鄙俚叔孫通聞者笑之 孫公

談圃

屍諫 以下係君臨喪

衛靈公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大夫史鮪患  
之數以諫不聽史鮪病且死謂其子曰我生不能正君者死不  
當成禮置屍北堂足矣史鮪死靈公往吊問其故具以父言對  
靈公蹶然易容曰夫子死以尸諫可謂忠不義矣於是召蘧伯  
玉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 新序

爲諫以弔

魯哀公誅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記

素服以臨

祭遵卒帝愍悼之尤甚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葬車駕素  
服臨之望哭哀慟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徒虜者乎

涕淚成冰

羊祐卒武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天寒帝涕泣霑鬚鬢皆為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祐喪皆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士亦為之泣仁德所感如此

古今文集

雜著

歐陽詹哀辭

并序

韓愈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洽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衮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洽其地衮以文詞進縣鄉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衮故宰相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泣其民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

遊燕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于時獨秀出茲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翫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閩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矣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入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卒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上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詹有獄不果上觀其心

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聞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歡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聲名流於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之傳余故作哀辭以錄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在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及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顧不永傷朋友視疾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

道之常在側與遠今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祭祀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德先生誄

李華

或問德先生者奚氏余曰南陽張氏有略其名維之其字也或曰與古誰倫可以造七十子乎余曰七十子或賢或常人方於賢原憲密子齊其比也或曰大哉余曰七十子親聖人之道者也維之追聖人之道者也七十子得聖人疆畛之際維之得聖人衣冠之潤向使獲親聖人則鱗差耕雍也或曰何咎而斲余曰聖賢偕時故春秋之亂再耕惡疾左丘明上商皆瞽聖如夫子失司寇飢於陳蔡忠如長弘謀尊王室而戮死君子道消故

仁賢窮維之隣道昌黎韓拯亦以德聞與維之同病不幸二子  
不以病為險而喪中明者也或曰夫如是得無誄之余誄之曰  
神胡病後之人而奪先生噫嘻哀夫德甫余將疇兄

悼東坡文

李方叔

伏以端明尚書德尊一代名滿五朝道大不容才高為累惟行  
能之益世致娼息之為仇父贈登於禁林不遇故去遂飄零於  
瘴海卒老于行方幸賜環忽聞亡鑑識與不識罔不輿傷聞所  
未聞吾將安做皇天后土知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  
英靈之氣係斯文之興廢與吾道之盛衰茲乃公議之甚憂非  
獨門人之私語所限一違師席九易歲華豈圖生還遂有死別  
慕子負築場之意實罄哀誠誦普賢行願之文庶資冥福

詩話

淚如河傾

人問顧長康哭宣武之狀如何曰鼻如廣莫風眼如懸河決聲  
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杜甫用此云猶有淚成河經天復  
東注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五十四終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五十四

九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五十四終  
神功聖德之命而本  
此之世也  
東坡  
詩話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五十五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喪事部

祭奠

羣書要語朝奠日出夕奠禮記有薦新如朝奠向上苟有  
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藻溫藻之菜可羞于王公可薦於鬼神  
左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九歌歌此奠章以侑一卮  
文濁醪一樽寄醉千里汪龍溪

古今事實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五十五

夢奠兩楹見死門

炙雞祭酒

徐穉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自負糧徒步到江夏  
哭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又云諸公所辟雖不就  
有死喪負笈赴事嘗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二兩綿絮漬酒暴乾  
以裹雞徑到所葬家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半米飯白茅為  
藉以雞置前酌酒畢則去不見喪主

斗酒沃醑

曹操感太尉橋玄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自為祭文曰承從容誓  
約之言徂歿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相沃醑車過二步  
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哉

生芻一束見弟慰門

冢前奠酒

白傳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立於墓側今洛陽  
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必奠以卮酒冢前方丈之土常成  
泥潭賈黃中談錄

食瓜遺奠

萊國公杜如晦薨太宗詔虞世南為制碑文後因食瓜美愴然  
悼之遂輟食遣夜奠於靈座

古今文集

祭七友柳子厚文

韓愈

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

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道  
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樽青黃乃木之灾子之中棄天脫帶  
羈玉佩瓊裾大放厥詞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  
偉不善為斷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  
世乃今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群飛刺  
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而寄厥  
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  
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  
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

哲宗皇帝祭司馬溫公文

蘇子瞻

元豐之末天步維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是下老屏子一人

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泰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  
未周紀綱略定天若相之又復奪之殄瘁之哀古今所共知之  
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為宗臣以表  
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懷

祭歐陽文忠文

蘇子瞻

嗚呼哀哉公之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  
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  
川喬嶽雖不可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益不可以數計  
而周知今公之歿也赤子無所仰庇而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  
於異端學者至於用夷君子無於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  
時譬如深山木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恠百出舞魍魎而號狐狸

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  
 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於請老而歸也。莫不悵然失望。而  
 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人也。奄  
 一去而莫予追。惟厭世之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  
 莫肯遺。昔我先君懷寶避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夤緣  
 出入。受教門下者。十有六年。於斯聞公之喪。義當匍匐而往。弔  
 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辭千里。以寓一哀。而已。蓋上以  
 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祭尹師魯文

歐陽永叔

嗟夫。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挾四海。而  
 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猴之窟。麋鹿之群。猶不

容於其間。乃遂即萬鬼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張子之多。未必  
 若愛子者之眾。何其窮而至此。乃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于乎人  
 方其奔顛斥逐。困阨艱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  
 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  
 之力。至其握手為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  
 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曾自子云。逝善人  
 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年生之舊。情之難忘。  
 言不可究。嗟夫。師魯。自古有死者。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  
 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  
 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眾人。最愛子文。寓辭千  
 里。有此一鐫。冀以慰子。聞乎不聞。

祭蘇子美文

歐陽永叔

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美之心。曾蟠龍蛇。風雲變化。雨露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恠耶。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唯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艦。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子觴。

祭劉恭父樞密文

朱元晦

嗚呼哀哉。天胡付公。以瓌奇俊偉之材。而不并假以耆耄期耄。

之壽。胡位公以樞機藩屏之重。而不遂昇以彌綸輔贊之權。使公名若極富貴。而無欲實則抱憂嘆。以終天。此中外志義之士。所以聞公之薨。皆失聲而相吊。或雖未識公面。而亦不自知其涕泗之流漣者也。嗚呼哀哉。惟公生有異質。早擢巍科。退而自葆。弗竟弗諱。屈首受書。典學於家。內充其美。外振厥華。暨登王朝。遂掌綸綍。獻納綢繆。訂謨密勿。忤權觸要。無所回屈。帝眷弗渝。誠以郡紱。受鉞於南。勦頑跡凶。姦變赤子。撫摩哀恫。禮賢勸學。導和致豐。報政三年。鄒魯其風。帝曰。來歸。本我兵柄。曾不幾時。浴以大政。公奮其庸。帝虛以聽。張襍宏綱。塞絕僭今。道直身危。突不暇黔。出臨兩鎮。威燁恩漸。適嬉干堂。遽哭於苦。恩詔起之。有竦其詹。公卧弗承。帝來其孝。曰。究汝哀。來覲來教。公言益。

切公守不撓再撫於潭亦顯其効乃遷建業民病以饑公不寢  
 食起坐嗟咨方畧既張惠術四施曾是流莘化為充肥帝嘉乃  
 勲加勞進律倚毗方深遽告以疾忠無隱情諫有遺筆帝驚罷  
 朝悼此良弼嗚呼哀哉我以孤童來託公家公不我鄙勸導有  
 加公姿鸞鶴我性麀麀豈無異同卒莫疵瑕自公進為論議慷  
 慨實始期公高明光大公之知我亦晚而最追其永歸手札告  
 戒褒德撫孤古昔所艱并以誘我我其敢安把書長號涕隕闌  
 干還坐以思慨其永歎念昔帝師為國死義亞傳承之夷險一  
 致屏山雖隱亦豈忘世公襲其傳克廣無替眾咸謂公賞訖外  
 庸入贊皇極下釐庶土登賢屏姦復境攘戎內繼祖考畢其餘  
 忠天胡難諶而止於此群邪交慶眾正心死矧予之懷竊寃終

始願言思公曷其有已嗚呼哀哉昔誦離騷舉公觴兮今拜以  
 哭醉公堂兮私情公議兩怛傷兮神靈不昧尚克鑒予之衷腸  
 兮嗚呼哀哉

又祭劉恭父樞密文

朱元晦

謹遣男楚畧具酒肴之奠敬奉某所撰次先正少傅公神道碑  
 銘草藁告於近故留守觀文樞密彭城劉公靈几之前曰在昔  
 歲次公病欲絕自力為書來告永訣上言國家讎耻未雪冢骨  
 易枯此恨難滅欠念遺呼豐碑未揭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  
 諸孤羈貫在列謂我教之宅靡顧謁字畫方嚴詞氣凜冽是豈  
 死人而有斯說三復悲號心膂貫徹聞公是日三簡并折拜疏  
 千言忠憤是洩我雖不武實擊其節生既人英死當鬼傑又惟

公家忠孝闕閔紀德銘功益付時哲公命不亂曷取凡劣諒以  
 孤生幼罹禍孽蒙被前恩欲報罔竭故畧其愚以累斯碣方將  
 涉筆叙次鋪列屬其來西曠日引月迄今乃成事備詞拙遠薦  
 陳之如聽予決想象兩公感涕摧咽願念滯留塵土羈紲莫相  
 嗣人講貫劇切以此負公一飯再噎頃為迎師寄此筆舌比聞  
 授受稍契磁鐵尚其不厭習久而悅盡掃童心罔蹈非轍彼齊  
 彼孺采藉提挈卒大公門緩此憂悒山瓢往醅野藪并設老淚  
 如頌遠寄清血嗚呼哀哉

祭張敬夫殿撰文

朱元晦

嗚呼敬夫遠棄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菽莫予開者  
 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群言之紛糾於是

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丙戌之冬風雪南山解  
 袂儲州今十五年公試畿輔公翔禁省公牧予南我遜嚴嶺顯  
 晦殊途心莫與同書疏悃惻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嶽驛  
 騎相望音問愈數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携我  
 觀于時神理或僭是疾雖微已是深念亟遣問訊閱月而歸叩  
 函發書歎吒歔歔時友曾子實同我憂揮涕請行誼不忍留曾  
 行未幾公計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及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  
 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為軍民之所屬望內為學者  
 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  
 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  
 膺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召賓佐

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溘乎其有定處之風此猶足以爲善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爲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并矢詞以爲報尚精爽其鑒茲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朱元晦

具位朱某竊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殿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于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張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較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胞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嚮而終悟

其偏亦有早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友者幾十餘年未乃回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祕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切窺其一二然兄喬水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濡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死以違其心予亦見廢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聞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鑒之尚有以輔予之



志也嗚呼哀哉

祭伯恭著作文

朱元晦

嗚呼哀哉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為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誰為之箴過將誰為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身為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人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慾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訐秉義以飭躬

而耻為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欣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闊廓既海納而淵澄豈澄清而掩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討論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用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宜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眾亦注目其專施何遭時之不遂遽祭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間道遠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雲眾咸喜其有瘳與卒據其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

綱緜與前日之枉書尚燦然其手筆始言沉痾之難除猶幸死  
期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戩而有  
豹盍令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懷計車而借至考日月之  
幾何不且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  
既為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與嗣歲之有間尚前言之可踐  
嗚呼哀哉

祭鄭自明文

朱元晦

故友台州刺君大著鄭兄自明之靈曰出年以來士氣衰弱觀  
時俯仰狗彘前却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諾  
諤備哉自明之為人信所謂啞啾百鳥之群忽見秋天之一鷗  
者也蓋自其布衣而已有憂天下之心其揖讓人主之前則直

欲排佞倖之朋從而折其角其言明白切至磊磊落落憤激  
厲嶢嶢嶽嶽明主所為虛心而嘉嘆群公所為變倍而駭愕善  
類所為喜幸而心開邪黨所為戚嗟而氣索偉哉自明之為人  
凜乎其有古爭臣之風求之近世則措之鄒陳之間而無怍者  
也夫何天命之不延奇禍一朝而遽作使前之悲者喜而喜者  
悲紛慶吊之交錯嗚呼哀哉君昔過我寒泉之濱一語定交情  
義日親逮上饒之草次語宵分而更僕謂當擇善以潛心毋以  
一長而自足與今茲之秋孟又札書以申之眷予心之惻欵實  
千載以為期書通往而計來噉焉號其焉及哦殄瘁之悲詩至  
百憂之來集惟平生之忠赤諒雖死而不忘跪陳情於一辭詞  
與淚以俱揚嗚呼哀哉

祭徐子宜侍郎文

葉正則

嗚呼甲寅之歲。天地震崩。惟左司郎晝惶。夜驚。剗心為謀。殞身  
 為行。奉瀆沃焦。幸而復寧。曾未幾時。有命南竄。虛罪山出。浮毀  
 波亂。騰書交章。預指犴狴。請誅請族。以<sub>レ</sub><sub>レ</sub>。咻萬自茲十年。旅食  
 就宿。以醫自混。以藥自鬻。穉兒道長老。毋門哭。逢舊御史。攘臂  
 填目。歲復在寅。江淮大克。投之淪城。俾塞賊衝。毀樓學。初燒土  
 補墉。募兵滿階。鼓劔交宵。秣陵之晝。眾固不右。遂徒豫章。聞聽  
 日謬。涕羹再興。羅織重就。朝傳罷斥。暮報彈奏。嗚呼哀哉。課其  
 前功。廟祐之恩。陳其徃寃。行路之悲。彼讒不圖。別立是非。室人  
 孔安。噫我獨危。嗚呼哀哉。心恭貌沖。氣順詞正。如璋如珪。起愛  
 起敬。誰託之孤。誰寄之命。今也云亡。可以論定。嗚呼哀哉。惟監

者神。惟知者天。物險我平。雖艱不偏。匪伊後來。古聖則然。盡此  
 一觴。歸安於泉。

祭薛子舒文

葉正則

嗚呼元化顯行。眾哲繁興。失其所弘。寥寥乎承。孰挈乎道。而贈  
 以書。孰安乎故。迷性之初。我雖空虛。庶見子充。千年群疑。百世  
 孤通。子生甚遲。子知何速。靡煩播種。自致存菽。未聞先悟。未睹  
 先領。虞夏昭回。漢唐蘇醒。危豈意持。顛豈貌扶。極古窮今。以鑑  
 稱銖。如車既成。共載一轂。誰將西歸。懸折子軸。寧從絳老。展於  
 城輿。忍同賈生。賦彼坐隅。山林臯壤。我久退聽。子胡必然。有視  
 無暄。寒泉沉沉。露菊采采。餅壘覆翻。天地常在。

祭勉齋黃寺丞文

趙履常

嗚呼文儒之士莫不為昌母刺臆村師模其荒貌澤言慧被服  
先主非不可觀如潦方張及一旦利害毛髮則相顧氣奪道走  
披猖益自朱氏之歿時事一變而斯道幾於淪亡公之得其傳  
於朱氏者甚親也規園矩方擇精而語詳不惟經訓理說可以  
緝遺緒嗣絕響表獨立於鄭公之鄉而其行義堅正難進易退  
之節又足以方軌前哲抗浮雲而磨蒼蒼僕昔與公定交於朱  
氏之堂太茲來南日接從容固竊羨其年艾而氣劍何恙歟逝  
聞之彷徨布衣十年縮郡章而儀朝行不為不達矣而笥無兼  
衣瓶無宿糧入唁其家敗帟瓦燈四壁淒涼親黨聚食其壘鬩  
學徒相吊而俵俵講道無師不特為一閩惜而東南人物求如  
公比者蓋如晨星之相望路人聞之且相語而掩泣則契好素

厚者當如何其悲傷悠悠我思惻其難忘君靈若存歎此薦觴

### 賻贈

助葬附

羣書要語賻助也贈者赴也所以助生送死追遠思終副至意  
也貨財曰賻車馬曰賻玩好曰賻衣被曰賻贈之為言稱也祔  
之為言遺也白虎通賻莫於生死兩施儀禮弔喪弗能賻不問  
其所費曲禮賻死不及戶非禮也注尸未葬之通稱隱元乘馬  
曰賻衣衾曰賻貝玉曰賻錢財曰賻穀梁傳曾人之贈也三女  
三纁儀禮吾惡乎涕泗而無以將之家語賻賻所以佐在贈祔  
所以送死荀大畧

### 古今事實

事類彙編前集

卷之五十五

十一

賻布班貧

子桃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桃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  
子桃曰如之何其強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  
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桃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  
諸兄弟之貧者

說駭而賻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駭而賻之  
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駭說駭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  
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  
小子行之

攝束帛

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  
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不釋服而禭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  
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  
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鄭注不脫君祭服以禭臣親賢也

以璠與飲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與飲贈以珠玉孔子聞之曰送死以寶  
玉是猶暴死於中原示人以姦利之端

還其賦飲

漢原涉祖父為南陽太守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涉讓還之本傳

懷縑一匹

後王丹傳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

辭其賻贈

王渾為涼州刺史卒故吏賻贈數百萬其子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本傳

悉辭賻賻

管寧字幼安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賻悉辭不受稱財以

送終本傳

送以家貲以下係助葬

唐郭震字元振年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縑錢四十萬會有縑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等嘆駭

贈以麥舟

本朝范文正公仲淹在睢陽遭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何久谷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到家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滯丹陽時無郭元振無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

日已付之矣冷齋夜話

罄資助葬

河東柳先生仲塗少時縱飲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乃以資未  
能葬其父母將謁魏守王公祐求資以辦事先生問費幾何曰  
得錢二十萬可矣先生曰子姑就舍吾且為子謀之罄其資得  
白金百萬錢數萬以遺之議者以郭代公之義不能遂過滄水  
燕談

古今文集

古詩

李憲仲哀詞并叙

蘇子瞻

同年友李君諱惇字憲仲賢而有文不幸早世賦不及與之遊

也而識其子薦有年矣薦自陽翟見余於南京泣曰吾祖母邊  
母馬前母張與君之喪皆未葬貧不敢以飢寒為戚顧四喪未  
舉死不瞑目矣適故人梁先吉老聞余將歸耕陽羨以絹十匹  
絲百兩為贖葬之不可乃以遺薦曰此亦仁人之餽也既又作  
詩以告知君與薦者庶幾皆有以助之薦年二十五其文曠然  
氣節不凡此豈終窮也哉

太夢行當覺吾年特未滿遲哀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同年  
生意長日月短鹽車困騏驎烈火廢圭瓚後生有奇骨出語已  
精悍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有生寓大塊死者誰不窳嗟君  
獨必客不識黃土暖推衣助孝子一漑滋湯臯誰能脫左駝太  
事不可緩

贈章默

蘇子瞻

章默居士字李明。生公侯家。才性高爽。棄家求道。不蓄妻子。與世無累。而父母與兄之喪。貧不能舉。以是眷眷世間。不能無求於人。余深哀其志。既有以少助之。又取其言。為詩以贈其行。庶幾有哀之者。

章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朝吟噎。鄰里夜淚腐。茵席前年黑。花生今歲白。髮出身。隨日月。逝恨與天地畢。願求不毛田。親築長夜室。難從王孫裸。未忍夏后聖。五陵多豪士。百萬仞一擲。心知義財難。甘就貧友乞。不辭毛髮施。行自丘山積。此志苟朝遂。夕死真不戒。誓求無生理。不踐有為迹。棄身屍陀林。鳥鳶任狼籍。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五十五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五十六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喪事部

壽藏

羣書要語壽藏謂冢墳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漢書注

古今事實

樂哉斯丘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刺其欲。害入良由。檀弓



下

宰如

子貢倦於學告於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子曰生無所息望其墳  
畢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荀子

將歸故宅

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故宅羞以嘉蔬薦以清酌淵明自  
祭文

樹櫃為觀

季孫為已樹六櫃於蒲圃東門之外欲自為觀也左傳

奏請坐地

張馬年老自治冢坐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

奏請求之上以賜馬

自為壽藏

後漢趙岐獻帝時為太僕副太僕馬日碑撫慰天下岐老病留  
荆州就拜太常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  
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象居主位皆為讚頌勅其子曰我死  
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單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  
下訖便掩坎本傳

預定其地

安定真善美術成帝時真常自築其年七十二至期果死又曰  
北垵青壠上孤櫃之西四丈所鑿之七尺吾葬地也真死依言  
往掘得古時空櫛即以葬焉西京雜記

事類彙編

卷之五十六

十一

喟然營墓

曹植登煎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遺令薄葬

自署其穴

姚崇孫勗自為壽藏於萬安山麓祖塋之傍署兆曰寂居穴墳

曰復真堂中列土為臺曰化臺新唐史

酌酒賦詩

唐司空圖豫為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

詔賜墳坐

唐高宗詔賜英國勳墳坐一所時勳猶在

祔葬祖墓

傅永字修期嘗登北山於平坵處奮矛躍馬回旋瞻望欲祔葬於祖墓遂買左右地數畝遺勅子叔備此吾之永宅也

刻石其上

本朝王樵淄川人自號贅世翁預卜為第名蘭室中置石塌刻石其上曰生前投軀以虞不備後寄魄以備不虞澠水燕談

古今文集

律詩

得壽藏於先隴之旁俯酬素願感槩交懷范至能

密邇松楸地一隅會心何必問青烏元宗雖愧鎮公子沒世尚從先大夫京兆漢阡賢問望邢山鄭家舊規模家庭遺訓煮蒿在不學邠鄉畫古圖

重九日行營壽藏之地

范至能

家山隨處可松楸荷鍾携壺似醉劉縱有千年鉄門限終須一箇土饅頭三輪世界猶灰劫四大形骸強首丘螻蟻烏鳶何厚薄晚風拊掌菊花秋

# 葬

羣書要語葬不如禮曰埋埋瘞也越使腐朽而已不得埋曰棄不得其尸曰捐葬下棺曰窆釋名祖載者始載於庭乘軸車葬祖禰故曰祖載白虎通國子高曰葬者藏也藏者欲入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檀弓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注芻靈束草為人焉謂之靈者神之類孔子

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乎檀弓飾棺墻置注墻柳衣又云絞衾設柳妻注絞衾尸之飾柳妻棺之墻飾注以木為筐方兩角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同上葬於墓所以注即遠也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堅周即燒土葬也同上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也故以其旗識之同上君葬用輜四綽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輜二綽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車二綽無碑同上助葬必執紼曲禮從前曰紼紼發也發車使行也釋名其輜有綵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注輜載柩之車飾也雜記古人葬者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係辭改葬總注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也必服總者親見其柩不可以無服總三月而除之儀禮喪服趙子病告大夫曰唯

是春秋窀穸之事注。棺厚夜。厚夜長夜也。左傳。孟子曰養生

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離婁。既舉

殯穀梁傳。既車既展。祖奠斯聞。張說祭文。號護膚妻。白集。既舉

葬柳集。柳車芻靈。飛旒翩翩。權集。梓槨小棺也。晏類要。藁殯

即阜。又藁瘞城隅。謂權葬也。燕碑。先遠戒曰。文選。遠日有特。白

集。題湊既肅。龜筮既反。注。題湊棺木內向也。晨輶解鳳曉蓋。我

金注。輶輅喪車也。沈約齊安陸王碑。

古今事實

更葬朽骨

周文王作靈臺。握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

其主。又安求之主。遂更葬之。天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况於人乎。新序

馬鬣封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觀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斤者矣。吾從若斧斤者焉。馬鬣封之謂也。

不如速朽

宋司馬桓魋為石槨。三年不成。孔子曰。不如速朽。

合葬非古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武子曰。合葬非

舌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檀弓

犯人之禾

季子皇英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庚償也。子皇曰

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

而葬後難繼也。檀弓

葬不食之地

成子高寢疾曰吾縱生有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死則

擇不食之死而葬我焉。檀弓

預知葬後

樛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

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直其上。劉向

論苑

再不克襄事

二十八年葬定公用不克襄。成也。事禮也。注雨而成事若汲汲

於欲葬宣七年巳丑葬於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

葬禮也禮上葬先遠日

弗毀當道室

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子產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

道者子太叔請毀之子產弗毀。左傳十二

不歸鄉葬

延陵季子適齊而返其子死葬於廡博之間不歸鄉里

玉魚

禮記卷之五十六

檀弓

五

長安大明宮宣政殿。每夜見數騎衣鮮麗遊其間。高宗使巫祝  
劉明奴王湛然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戍太子死，葬於此。  
明奴等曰：按漢書，戍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有子葬於此，鬼  
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自  
有遺誤耳。明奴因許與之改葬。鬼喜曰：我昔日亦是近屬，今在  
天子宮內出入不安，改卜極爲幸甚。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我  
死時天子歛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  
奴以事奏聞，有勅改葬。死外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以此其事  
遂絕。西京雜記

葬近烈士

後漢梁鴻疾且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于於麤博之間，不歸  
鄉，慎勿冷我持喪歸去。及卒，臯伯通等爲求葬地於要離冢傍。  
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鳶清高，可令相近。

銀鏤黃腸

梁商薨，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注器棺也。以朱飾之，以  
銀鏤之前。漢音義曰：以柏木黃心爲櫛，曰黃腸也。及葬，賜輕車  
介士。注輕車，兵車。介士，甲士也。

葬不擇日。見陰陽避忌門

埋玉樹

晉庾亮位司空，薨，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  
何能已。

荷鍾自隨

晉庾亮位司空，薨，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  
何能已。

晉劉伶放情肆志常以細萬物齊宇宙為心每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

命葬枯骨

後魏宋世良以御史使河北還過汲郡見城傍多骸骨移文州郡悉令收瘞其夜甘雨滂沱後周賀蘭祥為荊州刺史境內亢旱見發掘古塚暴露骸骨者命收葬之即日澍雨

瘞將士骸

唐劉昌節度涇原初城平涼當吐蕃劫盟後將士骸骨不藏昌命瘞之夕夢若原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出衣數百稱官為賽負歛以棺槨分建二塚大將曰旌義家士曰懷忠家於淺水原詔學士為銘

瘞楊貴妃

唐楊貴妃死累尸以紫茵瘞于道側玄宗至自蜀過其所使祭之密遣中使其棺槨他葬焉啓瘞故香囊猶在中人以獻帝視之流涕

金梳

盧充家西有崔少府墓一日見一府舍門進見少府與崔小女為婚三日崔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居四年三月二日日臨水忽見崔氏并少府抱兒還充又與益并贈詩一首充取兒益及詩女忽不見充請市賣益崔女姨曰我妹之女嫁而亡贈以金梳着棺云

以勢奪山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五十六

潘允朱勛里人不登其門允字悅之吳門人仕褚陵為待從時  
郡民朱勛以倖進寵眷無比父冲殂勛護喪歸葬鄉間傾城出  
迓而潘獨不往潘之先坐適有山林形勢近冲新阡勛欲得之  
乃修敬于潘潘杜門不納勛恃恩自恣遣人諷之且席以薰天  
之勢潘一切拒之勛歸京師果訴于上降御筆奪之已而又假  
御史誣之以罪禡潘之職揮塵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不許權殯 唐盧子駿

客有自濠梁來者余訊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楚俗好巫而  
信鬼死者其親戚不敢穿斲事葬相傳立小屋號曰殯宮焉雖

在城郭而為之有土木墮築棺槨巍然者有棺觀分坵骸骨縱  
橫者不獨庶人而士大夫之家有焉劉公惻然曰非禮也吾忍  
不導之耶下令曰某月有限限畢其家不闕地葬者笞二十鰥  
寡悒獨力不任者絕嗣無主傍無近親者刺史以俸錢為營之  
訖事人無犯令野無殯宮焉盧子曰異乎哉劉公今日能以禮  
導邦人且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奈何宿昔濠之人不  
藏其父子昆弟耶又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奈何宿昔濠  
之人不以禮葬其父子昆弟耶又曰延陵季子葬其子仲尼觀  
之曰其坎深不至於泉期歛以時服奈何宿昔濠之人喪其父  
母昆弟不葬於土中耶又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奈何宿  
昔濠之人不歸其父子昆弟之形于地耶今刺史彭城劉公教



生者以禮示之日月信也恤死者以仁除其暴露義也合此智以成之難乎哉余耳得客之言不浹旬適至濠上因書以備太史氏采錄焉

禁焚死

賈同

傳曰孝子事死如事生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亦孝乎父母既殆歛手足形旋葬慎護戒潔奉屍如生斯謂之事死身體髮膚無有毀傷以没于地斯之謂歸全古今達禮也夫生而或毀傷之雖不仁猶有為也死而後毀傷之則其不仁不亦甚矣故曰君子慎終此之謂歟噫今之多焚其死者何哉禮曰新官火有焚其先人之敝廬三百哭夫官廟之與廬舍猶然况又執火而焚其屍者乎惡不容於誅矣謂縱不仁之子棄其

屍于中野使鳥為狐狸食之不猶愈於自殘之者歟間聞所以為俗而漸染於士大夫之家亦多為之或以守職微遠死祔于先祖之塋域故焚之以苟其便易嗚呼先王制禮士大夫奉以立身推以化民如乏何其苟便易而棄之也豈獨棄禮哉抑亦舉其親而棄之也設不幸道遠而貧未能奉而歸買地而葬之廬而守之候其久也負骨而歸不亦可乎又或者以惡疾而死俗云有種慮染其後者而焚之斯則既不仁矣又惑之甚者夫修短有命疾病生乎身豈有例哉如云世積殃遺子孫則雖焚之無益也根其由蓋始自桑門之教西域之胡俗也夫聖王御世制禮作樂布浹仁義使天下密如四夷嚮化如之何使夷俗之法敗先王之禮經耶教天下以不仁邪請禁

焚尸之慘

自釋氏火化之說起於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歛不終日肉未及寒而就葬者矣魯夏父帶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麇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于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燕騎劫園齊即墨掘入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泗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為大慘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於柴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

積而焚之燠則煙止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以為異也蓋是時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為異至與朽肉者同也

漏澤園之創

漏澤園之法起於元豐間初予外祖以朝官為開封府界使者嘗行部宿陳留佛祠夜半聞垣外洶洶若有人聲起燭之四望積骸救野皆貧無以葬者委骨於此意惻然哀之即具已所見聞請斥官地數頃以葬之即日報可神宗仍命外祖摠其事允得遺骸八萬餘每三千為坎皆溝洫什伍為曹序有表總有圖規其地之一隅以為佛寺歲令寺僧之徒一人使掌其籍焉外祖陳氏名向字適中睦州人起白屋以才自見屢使諸路有

能名官制初行爲度支員外郎元祐初出爲江西轉運副使徙楚州未幾卒却掃編

漳州義塚記

危稹

人死曰歸葬曰藏歸者復其所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故先王制禮喪葬有期下至於土則踰月而已何漳之爲子若孫者乃有不葬之俗耶其親死往往舉其柩而置之僧寺是蓋始於苟簡中則因循久則忘之矣嗚呼已則忘之矣而不知虛廊冷殿之間寒聲泣霜弱影弔月其望於子孫一旦之與念者猶未已也蓋嘗命官僚覈其事近城之五里乃有木瓦棺合二千三百有奇爰擇於城之西南北高燥地立爲義塚三每所大爲之域既封覆以青莎使如舊壙前塗白堊書其有民者庶幾子

孫猶來祭享也詎事郡人合辭以請記余曰義之名立其始於不義而後見也此其不義果起於誰乎曰僧人其作俑者也是間層山疊林梵宇無數廊廡間率不置神若佛類爲土室其又如寶黯然無光斯皆誘愚俗以來殯者也彼棘人者舉其親而卽安于彼死者一入杳無葬期使其子若孫良心陷溺不復知有天理之正人道之終此有識者之所深恨也原道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近因爲令下諸浮圖必使畫改其室以爲僧房不啟則鞭其人而徙之籍其田而公之蓋治盜之法治其藏者此法常存則誘者始有所畏死者始有所歸矣是爲記

新編古人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五十六終

夫葬者所以歸土也... 禮記曰：稱家無量曰稱家。... 葬也。... 禮記曰：稱家無量曰稱家。... 葬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五十七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喪事部

薄葬 厚葬 迭葬 歸葬並附

羣書要語死欲速朽曲禮仲尼孝子延陵蒧父其葬骨肉皆微... 薄矣非有為徐誠便於體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 丘壙彌高發掘必速漢成紀夫厚葬之家流于俗以後廢為孝... 冷死者戮尸暴骸且心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豈煩奢葬使... 其有知神不在柩何用破費徇後乎姚崇傳孔位亞聖毋墓毀

而不備梁鴻至賢父亡席卷而空姚崇文

**厚葬**生不極養死乃崇後或至金纒玉匣致藏埋珍寶偶人馬

車造起大家闋樹松柏潜夫論含珠鱗施注含珠口實鱗施玉

匣於死者之體如魚鱗呂氏春秋

**送葬**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

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左傳

**歸葬**以俟通歲歸柩於槨呂温集扶護旅櫬以歸韓文

**詩句**塋埴為塗車束新作芻靈陸機緜妾交橫逐去魂杜牧之

悲風吹雨濕銘旌方雄飛風引簫笳入白集容車催曉發張曲

江集

古今事實

烏為螻蟻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資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弟  
子曰吾恐烏為之殮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為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

王孫羸葬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家業累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  
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志則為布囊盛尸八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示以王孫遺令祁侯曰善  
不待石槨

漢張釋之為中郎將從文帝至霸陵上居外廁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夫人鼓瑟上倚瑟而歌意悽愴悲嘆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十石槨又何戚焉帝稱善

素棺速朽

東漢趙咨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曰薄歛素棺藉以黃壤欲令速朽且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本傳

遺命薄葬

後漢皇甫規遺命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繡綿牢以釘漆為不喜耳幸有前窆朝殯夕下措尸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晉文公請隧王不許以臣而請王禮奢也儉非王孫推情

從意度無咎各諸子從之

堯典徇葬

後漢周磐堅伯云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身歛形懸封濯衣幅巾寫堯典一篇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學者以為知命焉

鄭大夫冢

杜預遺令言邢山上有冢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墓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敢於重深也山多羨石不用必取水中自然之石以為冢示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有情小人無利可動吾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將來域兆儀制取法鄭大夫欲以復自完耳

晉書王祥為睢陵公疾篤遺令曰西中上土自堅真勿甃石勿起墳壠

勿甃勿墳

以書狗葬

梁元帝金樓子曰吾之亡也可以一卷孝經一帙老子陶華陽劍一口以自隨外此珠玉不久銅錫勿藏也田國讓求葬於西門豹側杜元凱求葬於路仲冢邊曹子臧求葬於遵伯玉側梁伯鸞求葬於要離之傍彼四子者異乎吾之意也金蠶無計絲之實在雞無司晨之用謹毋以血膾管腥為祭也棺槨之造起自軒轅周室有腐妻之飾晉文公請秘相司馬石槨甚上謂也悉雜儀物

唐書魏證陪葬昭陵妻裴氏曰證平生儉素今以一品禮葬羽儀甚盛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竟以布車載柩無文采之飾

勿封土立碑

唐司勳致仕李建勳疽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為他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亡諸貴人高大之冢無不發者惟建勳莫知其處

歛以常服

姚崇遺令吾亡歛以常服四時衣各一

美棺葬親以下係厚葬

孟子自齊葬於魯又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

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侵膚於人心獨無校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公孫丑

屨炭蛤灰

宋文公始厚葬用屨炭燒蛤為灰以瘞壙

大治冢舍

漢原涉字巨先父為南陽太守死讓還南陽賻贈千萬以上涉後自以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衿約非孝也迺大治冢舍周閣重樓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人謂其道為京兆阡涉慕之買地開道立表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古冢珍寶

齊書曰始興王鎰鎮蜀於州園地得古冢珍寶甚多金銀為奩形者數斗又以朱沙為奩水銀為池

為盜所發

張侍中者遺言厚葬晏丞相殊遺言薄葬二公俱葬陽翟元祐中同為盜所發侍中壙中金玉犀珠充塞盜不近其棺所得已不勝慰皆列拜而去丞相壙中在甕數十盜怒不酬其勞斷棺取金帶亦木也遂以斧碎其骨厚葬免禍薄葬致禍楊王孫之計疎矣聞見錄

送車千乘以下係送葬

劇孟葬毋使自遠方送葬蓋千乘



四方來會  
陳蕃嘗武為關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慨然而歎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卒四方之士千餘  
人皆來會葬

因夢會葬

范式字巨卿張邵字元伯相與為友元伯寢疾而卒式忽夢元  
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以其時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便  
服朋友之服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塋將安之  
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  
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是必巨卿也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  
乃前本傳

乞骸歸葬 以下係歸葬

青玄成嗣封扶陽侯初父賢葬平陵玄成後徙杜陵病且死因  
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坐上許焉

夢欲歸葬

溫序為護羌校尉為魏嘗將所拘伏劍而死主簿從事持尸歸  
殮光武聞而憐之命送葬到洛陽賜城旁為冢長子壽夢序告  
曰父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返舊坐

見夢歸葬 見遷謫門

助歸葬費

柳子厚之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  
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竟賴其力墓誌

古今文集

雜著

羸葬書

楊王孫

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又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寧有知哉裹以幣帛而以棺槨交纏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室由是言之焉用久

客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為櫃葛藟為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殯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

篤終論

皇甫寔

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相司馬不如速朽李孫璠瑛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漢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於秦始皇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不得見也而大為棺槨備存器物無異埋金路隅而畫表於上也吾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蘧條裹尸擇不毛之地穿坑下尺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蘧條之外便以親土若不如是則寃悲沒世長為根鬼

善文類聚前集 卷之五十五

詩話

留待沈彬

沈彬臨終指葬處以示家人允其所乃一塚未嘗葬入石燈臺  
上有漆燈一盞壙頭有一銅碑鐫篆文詩云佳城今已開雖開  
不葬埋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江南野錄  
雜著 以下係歸葬

祭崔使君神柩歸上都文

柳宗元

嘻乎崔公之柩嘻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坊而類或  
確而萃陰流泄漏瀝沒滄溢碩鼠大蟻傍穿側出虧踈脆薄久  
乃自窒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嘻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  
友躁矣桃險談呻敗苟緹賤暗昏輕翫妄走不思已類好是群

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其良子姓甚勤具是舟輿登君  
之神去爾夷方返爾故鄰葬其歸且樂且忻君死而還我生  
而留求矣殊世曷從之游酌觴于座與滄俱流

律詩

聞故相房公靈輓自岡州啓殯歸葬東都

杜甫

遠聞房太守歸葬陸渾山一德興王後孤魂久客間孔明多故  
事安石竟崇班他日嘉陵決仍露楚水還

哭嚴僕射歸視

杜甫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知宿昔部曲異平生風送蛟龍  
雨天長驪驕管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清

送盧平四護尚書視歸上都 杜甫  
素幘渡江遠 朱幡登陸微 悲鳴駟馬顧 失涕萬人揮 參佐哭辭 畢 門闌誰送歸 清霜洞庭菊 故就別時飛

送盧平四護尚書視歸上都 杜甫  
素幘渡江遠 朱幡登陸微 悲鳴駟馬顧 失涕萬人揮 參佐哭辭 畢 門闌誰送歸 清霜洞庭菊 故就別時飛

送盧平四護尚書視歸上都 杜甫  
素幘渡江遠 朱幡登陸微 悲鳴駟馬顧 失涕萬人揮 參佐哭辭 畢 門闌誰送歸 清霜洞庭菊 故就別時飛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五十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喪事部

墓

吉地 凶地 省祭  
旌祀先賢墓並附

羣書要語 天子墳高三仞 樹以松 諸侯半之 樹以柏 大夫八尺 樹以欒 士四尺 樹以槐 庶人無墳 樹以楊柳 白虎通 朋友之墓 有宿草而不哭焉 曲禮 適墓不登壠 曲禮 適墓不歌 同上 墟墓 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 檀弓 羨門 蓋冢中之門 西京雜記 墓 門前開道 建石柱 以為梁 乃謂之神道 後漢中山王傳 螻蟻卜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五十八

鄰鳥為食祭李商隱表陰堂是夜古木非春楊盈川傳牛崗得

死馬鬣將封柳集青鳥升卜白馬臨塋晏類要摘果人迷侵林

獸死蘇公集介士送葬即封征虜之墳置于八朝當祭度遠之

墓燕集式墓表文終之德象山昭去病之勲郭子儀贈官詔林

元凱以入朝之次自表洛城之東温太真以受命之勲宜陪建

陵之北楊炯明豫州碑券臺墓前拜壇程集

詩句荒郊踈古木寒隊積空麥駱賓王千秋掩夜臺同上佳城

無白日同上惟餘松柏壠朝夕起寒煙張說之墳荒草已陳墓

濕土猶新白集夜寒月照青楓樹楊衡

古今事實

狐死首丘而與卷之五十八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

坎不至泉

延陵季子長子死葬于贏博之間其坎深不至於泉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且號者二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

掛劍於墓

季札將過徐徐君欲季子所佩劍口不言而色欲之季子以有上國之事未獻心已許之季子還而徐徐君死矣遂掛劍於墓樹

合葬於防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父鄒叔梁紇殯于五父之衢問於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仁也東西南

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檀弓

孔墓不生荆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注云冢塋百畝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弟子異國入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孔子世家孔子當泗水而葬水為之却流下不衝其墓晏類要

宰上木拱

秦伯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公羊傳三十二年宰冢也拱可以手對抱

樹墓檀

子胥賜屬鏹死將死曰樹吾墓檀檀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吳

始弱矣左哀公十一

九原可作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又晉獻文子成室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注謂晉卿大夫之墓在九原京當作原檀弓

樵牧躑躅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切恐千秋萬歲外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稚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愴悽曰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喟然嘆息淚下承睫相譚新論

預知其墓

秦樗里子疾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百歲後當有天子之宮  
夾我墓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直其墓秦人  
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史

反間發墓

田單行反間令燕人劓所得齊卒又掘城外塚墓即墨人望見  
皆涕泣怒自十倍田單因而用之史

營高燥地

韓信葬母行營高燥地令旁可置萬家者本傳

下馬過墳

膠西相董仲舒墳在長安人為致敬過者必下馬名下馬陵後  
人語訛為蝦蟆陵非是西京雜記

弟子負土

楊子卒葬安陵坡上栢君山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文冢家  
譜

象祁連山

霍去病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益封五千四百戶及薨上悼之  
為冢象祁連山

佳城鬱鬱

漢滕公夏侯嬰死送葬至東都門外駟馬不行踏地悲鳴即掘  
馬蹄下得石槨其銘云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于嗟滕公居  
此室乃葬斯地謂之馬冢博物志

過家上塚

後漢彭參傳有詔過家上塚

布囊負土

范訓母亡以布囊盛土負以成墳謝承後漢書

郭璞相地

郭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節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百里皆為桑田璞嘗為人葬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

鹿觸墓松

晉許孜親歿負土成墳植松柏五六里時有鹿觸其松栽孜悲

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所栽松下

淚着樹枯

晉王裒父儀為司馬文王所殺裒嘗至墓下拜跪悲號涕淚着樹樹為之枯

郡守致敬

徐孺子墓在郡南白社牧守徐興於墓隧種松太子謝景立碑太守夏侯嵩於碑邊立思賢亭豫章記

古冢得竹書

晉大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云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車其中與經傳大異者云夏年多殷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



幽王既亡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策束哲傳

買墓前田

宋郭原平父母墳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農月耕者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貨家資貴買此田二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

發墓而葬

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及叔陵所生母彭氏卒啓求梅嶺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其母陳始興王叔陵傳

發墓斬臂

王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墓時人聞墳內有小冢

或告玄象墓上見一女子近視則亡便命發之有二棺上有金蠶銅人以百數一女子可二十資質若生卧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宋書

芻牧不禁

柳士厚謫永州與許無谷書曰先墓在城南無果子弟為主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

盜發父墓

唐郭子儀為魚朝恩所忌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來朝中外懼有變入見代宗啗之號泣曰臣父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令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力也

諫發大臣墓

章蔡同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蔡率章以奏乞發司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蔡等退哲宗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邵伯温辨証

免發直臣墓

石介作聖德頌探復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介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温謀反或言直温嘗從介學於是夏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實是時呂居簡為轉運使謂中使曰萬一屍在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墳墓何以示後世耶遂令介親屬及門人姜潜以下各結狀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疎之姦有旨赦介妻子還鄉東

軼錄

牛眠得葬地

以下係主口地

晉周訪微時與陶侃結友侃丁艱家中忽失牛遇一老父曰前崗見一牛眠山傍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母以所指別山與訪之父葬焉訪果為刺史著補于益自訪二世為益州

書生示葬地

袁安父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一書生問安何之安言其故生廼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三公須臾不見安異之遂葬於其所占之地後登司徒子孫昌盛四世五公 幽明錄

出折臂三公

事類彙編前集 卷之五十八

晉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鑿之相者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無嗣祜遂墮焉折臂位至三公而無子

僧指示葬地

李大尉在中書寄元輿自侍御史辭歸東都遷奉大尉言近有僧自東來云有一地葬之必至極位何妨取此元輿辭以家貧不辦遂歸別查葬地他日僧又經過復謁大尉曰前時城已有用之者詢之乃元輿也元輿自戶部侍郎平章事感定錄

不利長子以下係凶地

梁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貴嬪遣人求墓地之吉者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或可申延高祖紀

害兄福弟

唐溫大雅敗葬祖父卜人占其地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家弟永康我將令突入地歲餘果卒

黃檢沙

閩越黃檢沙善視墓書地為圖即知休咎故號檢沙後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有木根傷害葬者之目必發墓以去之既發有根貫其左目出之而愈后山談叢

訟所墳林

熙寧初有人知河中府薛少卿為盜斫墳坐之松櫬少卿投牒乃判其狀曰周文王之死園尚得菊堯薛少卿之墳坐乃禁樵採泊宅編

反國展墓以下係省祭 又見寒食門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  
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檀弓展省視也

以卮腊禱

盧越之東有扁鵲冢元魏時針藥之士常以卮腊禱之所謂盧  
扁酉陽雜俎

吏民常祀

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毗陵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事史記  
吳世家

負笈酸墓

徐穉傳黃瓊辟不就及瓊薨穉負笈徒步二十里酸黃瓊墓致

其哀傷高士傳

酌園內冢

梁何默隱居園內有卞忠貞冢默植花卉於側每飲必酌之

封比于墓

以下係旌祀前賢墓  
武王封比于墓今在湯陰縣之北有墓由廟祀至今

孔林禁樵採

唐太祖如曲阜謁孔子祠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  
遂弭之又拜孔子墓禁孔林樵採本紀

因兵禁樵採

顏燭曰昔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壙五十步樵採罪死不  
赦戰國策

祭信陵墓

高祖微時數聞魏公子信陵君無忌賢及即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及擊鯨布還為公子置五家世守家歲以四時奉祀公子信陵君傳

祀益民者

漢宣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都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

遣使祠墓

漢明帝西巡狩幸長安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謁陵園過式其墓唐太宗幸洛陽宮祭漢文帝親講武於鄭之郊遣使祭鄭大夫國僑漢太丘長陳寔墓

祠蕭曹墓

後漢和帝幸長陵祀高祖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容成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壙每有感焉可遣使者以中牢祠

遣掾脩墓

魏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密高太守曰故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敬遣丞掾脩墳墓并致薄醪以彰厥德祭以少牢

訪求先賢墓

唐太宗正觀七年狩于少陵詔以少牢祭杜如晦杜淹墓朱文公守南康訪屯田劉公凝之墓為立門墻以限樵牧

葬論

司馬君實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齊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其焉。古者雖上宅上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亦無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壠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干支，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

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嘆歎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皆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命，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

聖文類聚前集 卷之五十一  
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諸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為葬師為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來他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鄉致仕吾年六十六亦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歛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眾為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為諫官嘗奏乞禁天下喪書當

時執政莫以為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世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月日司馬光述

葬說

程正叔

上其宅兆上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美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又祖子孫回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

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一本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  
竈五患既謹則又鑿地必四五尺遇石必更穿之防冰潤也既  
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畧也若夫精畫則又  
在審思慮矣其火葬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矣至於年  
祀寢遠曾高不辨亦在畫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老龜  
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  
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  
之

思亭記

陳無已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  
十歲不克葬乞資邑里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

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傍而問名於余余以謂目之所視  
而思從之視于戈則思闕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  
宅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失升  
高以望松梓下在隴而行墟墓之間棘荆莽然狐兔之迹交道  
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所不忘也而君子  
謹之故爲墓於郊而封溝之爲廟於家而嘗禘之爲哀爲思而  
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於服畫服  
畫則情畫情畫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  
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以  
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未也賢  
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爲材視其榛棘思以爲薪登



其在墓而發其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爲子  
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爲勸視其惡以爲戒其  
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爲之記

春甫亭記

楊廷秀

宣溪王邦義既葬其父主簿公於某山作亭於前春秋率子弟  
展省竣事則休焉談其友蕭如埴問名於予且記焉予命之以  
春甫之亭而告之曰吾聞之春甫潤木自葉流根物以本滋苗  
亦以苗滋本今則不然本乎責者不加約苗乎責者不加周富  
貴利達之得未始本其躬富貴利達之不得未始不本其先不  
惟尤之也以其先及其山以其山及其骨曰某仁某水莫之利  
也於是二墓有二易者焉有再易者焉有三西易者焉有五六

易者焉一易可以已矣顛陽之巫曰茲丘不告身之似也九品  
之官焉得出於而家宜陽之巫曰茲丘不賜墩之似也一品之  
官焉得出於而家是數巫者探吾家子孫之心而艷諸利其孰  
從而破之其勢不五六易不厭也不惟民也惟士亦然抑不思  
告身也賜墩也之二物堯舜三代之時有乎爾無有乎爾之一  
丘堯舜三代之時有乎爾無有乎爾其有也將先物而後丘乎  
將先丘而後物乎成周之有官君子其先之葬也皆覲夫所謂  
告身之丘乎臯夔稷契其先之葬也皆覲夫所謂賜墩之丘乎  
物與丘之有無古之事不足校也墓與骨之震動暴露今之人  
足槍不足槍也王氏子孫皆劬於學而好脩自棄之澤是在王  
氏子孫乎是在簿公之墓乎願以此記焉年月日某記

與李侍講書

楊廷秀

景純葬書東漢以前無有也老先生豈亦微信其奇恠乎景純忠義以死大節固卓然也然豈不前知其故而逆善其先人之窀穸乎已既無驗於人何有其平生最不信此因閑及之一笑王深父貽書於歐公畢仲游泚記於坡老可試取而一閱否

古詩

古樂府

驅車上東門遥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秋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純與素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稜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間欲歸道無因

繡幕圍春風耳節朱絲桐不知理何事淺立經營中護惜加窮袴漢時語今襦也隄防托守宮今日牛羊上丘壠當時近前面發紅

悲行路孤墳

何遜

行路下孤墳路成墳已毀空疑年歲積不知陵谷徙幾經秋葉飛驟見春流瀾金蠶不可織玉樹何曾榮陌上驅馳人笑語自侈靡今日非明日可憐誰隣此

適患

顏胄英華

昔歲不我與，颯然涼風生。繁華掃地歇，蟋蟀充堂鳴。感物增憂思，奮衣出遊行。行值古墓林，白骨下縱橫。田豎鞭髑髏，村童掃精靈。精靈無奈何，像設安所營。石人徒瞑目，表柱燒無聲。試讀碑上文，乃是昔時英。位極君詔葬，勲高盟忠貞。寵終禁樵採，立嗣修墳塋。運否前政缺，群盜多蚊虻。即此仁壠壤，鐵心為雲纓。當其崇樹日，豈意侵辱并。冥漠生變故，淒涼結幽明。悲端豈自我，外物紛相索。所適非所見，前登江上城。倚樓臨綠水，一望解傷情。

北邙山

張籍

洛陽北門北邙道，喪車駢駢入秋草。車前齊唱薤露歌，高墳新起白峩峩。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陽城中人更多。千金立碑高百

尺，終作誰家柱。下石隴頭松柏半無主，地下白骨多於土。寒食家家送紙錢，鴟鵂作巢街上樹。人居朝市未解愁，請君暫向北邙遊。

北邙行

王建

北邙山頭少閑土，盡是洛陽人舊墓。舊墓人家欲葬多，堆着黃金無置處。天涯悠悠葬日促，岡坡崎嶇不停轂。高張素幙繞銘旌，和唱挽歌山下宿。洛陽城北復城東，魂車祖馬長相逢。車轍廣若長安路，蒿草少於松柏樹。山頭洞底石漸稀，盡向墳前作羊虎。誰家石碑文字滅，後人重取書年月。朝朝車馬送葬回，還起大宅與高臺。

君不見

薛逢  
英華

君不見馬侍中。氣吞河朔稱英雄。君不見常太尉。二十年前鎮蜀地。一朝真漢歸泉下。功業聲名兩憔悴。奉誠園裏高棘生長。興街南沙路平。當時帶礪在何處。今日子孫無地耕。或聞羈旅其常調。薄尉文參名天表。清明修辨專使來。一把紙錢風樹抄。碑文半缺。碑堂摧。祁連塚象孤兔開。野花似雪落何處。棠梨樹下香風來。馬侍中常太尉。盛去衰來片時事。人生倏忽一夢中。何必深深固權位。

古墳

司馬君實

茫茫野田平。極目歷歷古墳如。厦屋碑版無。又荆棘深。石獸沉淪。松栢禿。問人雖不知姓名。昔皆高官仍厚祿。子孫流落何所之。凶苦當年非不卜。我來正值寒食天。祭膳不設無人哭。

出城送客過故人東平侯趙景珍墓 黃魯直

朱顏苦留不肯住。白髮政爾欺得人。嬋娟去作誰家妾。意氣都成一聚塵。今日牛羊上石墻。當時近前丞相嗔。花開鳥啼荆棘裏。誰與平章作好春。

律詩

行經古墓

陰鏗

偃松將古墓。年代理當深。表柱應堪燭。碑書欲有金。迥墳由路毀。荒隧受田侵。罪野霧合昏。昏隴日沉懸。劍今何在風。楊花

長江縣經賈島墓

鄭谷

水繞荒墳縣路斜。耕人逐我久咨嗟。重來蕪恐無尋處。日落風吹鼓子花。

宮人斜

竇鞏

離宮路遠北原斜。生死恩深不到家。雲雨合歸何處去。黃鸝飛上野棠花。

宮人斜

陸龜蒙

草樹愁煙似不春。晚鷺哀怨問行人。須知一種埋香骨。猶勝昭君作虜塵。

詩話

墓鬼磨詩

鄭文謁友人於陳蔡。路途偶逢一冢。有竹二竿。鄭為詩曰。冢上兩竿竹。風吹常裊裊。冢中人。磨之曰。下有百年人。長眠不知曉。五十八卷終

新編古今事類彙編前集卷之五十九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喪事部

挽章

羣書要語 縛謳所生必自斥苦 莊子 使歌虞殯 注 送喪歌 左傳

挽歌者 喪家之樂 執紼者 相和之聲 搜神記

詩句 九泉如可作 千載與誰歸 駱賓王 無由接神理 揮涕問青

松 張說 舊室容衣莫 新塋拱樹栽 張九齡 路衢唯見哭 城市不

聞歌 杜甫 戚戚故交淚 幽幽長夜泉 孟東野 大夜不復曉 古松

長閉門孟郊相知成白首此別問黃泉白集故衣猶架上殘藥

尚頭邊白集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不得人間壽還留身後

名白集傳呼猶在耳會哭已填門王荆公共疑天上召更欲水

邊招歐集地要黃金骨天成白玉樓后山藏舟移夜壑華屋落

泉臺山谷四府舊聞多故吏幾人垂淚拜碑前劉賓客者老于

今幾人在為君無憾為時悲坡集欲寫此哀終不盡但令千載

少知君王荆公東第祗今空畫像當時於此識風標王荆公

古今事實

挽歌之始

漢高帝時田橫死吏不敢哭但隨棺叙哀後代相承以為挽歌  
通典今有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于尸鄉自斃奉首從者挽至

官不敢哭故為此歌以寄哀音譙周法訓漢武時李延年分為

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亦曰挽歌事物紀

搖鈴自歌

武陵王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倡和續

道上行殯

晉袁山松少有才名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踈質山松好  
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奏每因酣醉繼歌之聽者流涕初羊曇  
善唱樂相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謂之三絕時張湛  
好於齋前種松柏而山松出遊好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  
松道上行殯裴啓語林

古今文集

雜著

非始於田橫

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對曰四海過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閔云蓋高帝召齊橫至於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引柩人街枚豈樂哀者耶按莊子曰緇謳以生必於斤苦司馬彪注曰緇引柩索也斤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緇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更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

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然譙氏引禮文頗有明據故並存以俟通博

古詩

挽歌二章

田橫門人

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右薤露

蒿里誰家地聚斂精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于寶搜神記

右蒿里

擬挽歌辭

陶潛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日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又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酸棗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崔嵬。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以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挽歌詩

繆熙伯

生時遊國都，死沒棄中野。朝發高堂上，墓宿黃泉下。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挽歌詩

陸士衡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夙駕驚徒御，結轡頓重基。龍旒被廣柳，前驅矯輕旗。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闈。中闈且勿譖，聽我薤露詩。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含爵兩楹位，啓殯進靈輜。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惟社曠遺影，棟宇與子辭。周親咸奔湊，朋友自遠來。翼翼飛輕軒，駸駸策素騏。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褊側，念我疇昔時。三秋猶足



收萬世安可思殉沒身易忘救子非所能念言言哽咽揮涕涕  
流離

重阜何崔嵬玄廬窳其間旁礪立四極穹隆放蒼天側聽陰溝  
涌卧觀天井懸廣霄何寥廓大暮安可畏人往有反歲我行無  
歸年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昔為七尺軀今成灰與塵金玉  
素所佩鴻毛今不振豐肌饗螻蟻妍骸永夷泯壽堂延螭魅虛  
無自相負螻蟻爾何怨螭魅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求嘆莫為陳

挽歌詞

趙微明

寒日蒿上明淒淒郭東路素車誰家子丹旒引將去原下荆棘  
叢叢邊有新墓人間痛傷別此是長別處曠野何蕭條青松白  
楊樹

律詩

裴大夫挽歌

駱賓王

蒿里誰家地松門何代丘百年三萬日一別幾千秋返照寒無  
影窮泉凍不流居然同物化何處欲藏舟

哭孟郊

賈島

身死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塚近登山  
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吊後斜日正寒天

哭柏巖和尚

賈島

苔覆石牀新吾師占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塔院開松  
雪房門鎖隙塵自嫌雙淚下不是解工人

司馬溫公挽詩

蘇子由

白髮三朝舊青山一布衾封章置帝所德澤在人心未起謳吟  
切來歸顧託深揚公不久住天意定難忱  
決策傳賢際危言變法初紛紛看往事一  
驗遺書富貴終何  
有清貧只自如西州不忍過行哭便回車

自作挽詞

秦觀

嬰嬰徙荒域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夢吏來驗我屍藤束木皮  
棺藁葬路傍陂孤魂不敢歸惴惴猶茲家鄉在萬里妻子天  
一涯弱孤未堪事歸骨定何時昔忝柱下史通籍黃金閨一朝  
奇禍發飄流至于斯脩塗繚山海未免從閻維荼毒復荼毒彼  
蒼烏得知秋晚瘴江急鳥獸鳴聲悲殞官生蒼蘚紙錢掛枯枝  
濛濛寒雨零慘慘陰風吹無人致薄奠誰與飯黃紼更無挽歌

者但有挽歌詞

東坡云歲在庚辰六月二十五日予與秦少游相別於無  
康意色自若與平日不少異但自作挽詞一篇人或恠之  
予以謂少游齊生死物我戲出此語其言過矣此言惟  
淵明可以當之少游因遷謫而作此詞豈真若是乎

樂壽縣君呂氏挽詞

黃魯直

歸裝衣楚楚泉世印纍纍來作箕帚婦不忘蘋藻詩居然成萬  
古何翅謁二醫列子曰李梁得疾其子謁二醫一曰躄氏二曰  
俞氏一曰盧氏騎省還秋直霜侵髮脚衰

剪鬢負延盛齊眉婦禮閑謂且俱白髮忽去作青山大夢驚蝴蝶  
蝶何時識佩髮哀歌行欲絕丹旒雨班班

哭孟寂同年

張籍

曲江院裏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年。今日春光君不見。杏花零落寺門前。

哭孟東野

賈島

蘭無香氣鶴無聲。哭盡秋天月不明。自從東野先生死。側近雲山得散行。

哭貝韜

杜荀鶴

交朋來哭我來歌。喜傍山家葬薜蘿。四海十年人殺盡。似君埋少不埋多。

哭京兆麗

張祐

楊子津頭昔共迷。一為京兆隔雲泥。故人昨日同時吊。舊馬今

朝別處嘶。向壁愁眉無復畫。扶床稚齒已能啼。也知世路多堪嘆。誰信莊周論物齊。

哭劉尚書慶得

白居易

四海齊名白與劉。百年交分兩綢繆。同貧同病追閑日。一死一生臨老頭。盃酒英雄君與操。文章微婉我知丘。賢豪雖歿精靈在。應共微之地下遊。

又

今日哭君吾道孤。寢門疾滿白髭鬚。不知箭折弓何用。兼恐唇亡齒亦枯。宿筍窮泉埋寶玉。駉駿落景掛桑榆。夜臺暮齒期非遠。但問前頭相見無。

哭喻鳧

方干

事類彙編前集

卷之五十九

七冬

日夜役神多損壽先生下世未中年撰碑縱託登龍伴營奠應  
支賣鶴錢孤壠陰風吹細草空窻濕氣漬殘篇人間別更無他  
事此事誰能與問天

韓忠獻挽詞

王介甫

心期自與衆人殊骨相知非淺丈夫獨幹斗杓環帝座親扶日  
轂上天衢鋤耨萬里山無盜衣綉三朝國有儒爽氣忽隨秋綻  
盡謾憑陳迹在龜趺

又

兩朝身與國安危典策哀榮此一時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頽果  
見哲人萎英姿爽氣歸圖畫茂德元勳在鼎彝幕府少年今白  
髮傷心無路送靈輜

五十九卷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六十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喪事部

墓銘

墓碑 行狀附

羣書要語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銘者論  
著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於天下祭統前輩云  
銘婦人墓當詳於家世議論取法於韓退之退之所作蓋出於  
碩人之詩觀其銘元積妻常夫人墓可見矣

墓碑 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棺楹注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

前後四角柱之穿中為轆轤下棺以粹天子四碑諸侯士二士  
無桓楹者言僭諸侯也斷之形如大楹耳四桓謂之桓楹檀弓  
唐葬令五品以上螭首龜趺隆五品為碣方跌圓首其高四尺  
柳文寘銘幽龕燕公集勒美於隧同上立碑穿隧以彰盛美楊  
集以志行官業書于鹿牲之碑白居易作李公家廟碑乃作石  
表碣柳文琢石書德用圖不朽同上

古今事實

孔子題墓

昔季札葬孔子題其墓曰嗚呼延陵季子之墓●右吳季子墓  
銘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所書據張從紳記云舊石埋滅開元  
中玄宗命殷仲容模搨其書以傳然則開元之前已有本矣至

大曆中蕭定又刊于石則轉相傳植失其真遠矣按孔子平生  
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而不逾楚推其歲月  
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諸字特大非古簡牘所  
容第以其名傳之久不可遂廢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集古錄

石槨有銘

衛靈公死卜葬沙丘掘數仞得石槨洗視之有銘焉莊子

黃絹幼婦

後漢楊脩字德祖太尉震之元孫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  
簿語林曰脩至江南讀曹娥碑碑背上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  
孫壘曰操不解問脩曰卿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  
之行二十里乃得之令脩解曰黃絹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妙字

外孫女子好字。葬曰：受辛，舜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作碑無愧色

蔡邕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色。唯郭有道碑無愧色耳。

立石刻名

趙岐曰：吾死後立一圓石於墓側，刻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本傳

必求孫綽文

溫邾王庾諸公之薨，必須孫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

自為墓誌

傅奕嘗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為墓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之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

妄認古冢

後周熊安生學為儒宗，在山東時，或誑之曰：其村古冢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安生七十三世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刺史鄭謹判曰：七十三世乃是義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猶率族人向塚而哭。

碑特鎮石

隋秦王俊薨，王府僚佐請立碑。文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誌文長短

韓文千變萬化無心變歐陽有心變杜祁公墓誌一件味了又說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歐蘇便長了朱語錄

必求韓記

張季友曰藏而不得韓君記猶不葬也韓愈張府君銘

必求柳書

柳公權善書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為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自曰此購柳書唐書

篇篇不同

韓退之作墓誌最多篇篇各有體制未嘗相襲迂齋文訣

子弟不能通知

韓愈與吳郡張籍閔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與巡俱守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土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韓文

崔氏能任

史孝章妻博陵崔氏僕射之喪自沒竟至葬當門戶備祭祀建碑表皆崔氏之能且命其家老具事功來乞辭劉禹錫文

女奴請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氏也妾夫嘗語妾云吾嘗獲私於夫子恐死遂泯敢以稚兒沐兒見先

生賜之銘韓文張法曹碑

萬縑乞銘

唐高貫之裴均子嘗持萬縑請貫之撰先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哉

御筆題碑額

唐張說嘗自為其父碑玄宗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

諛墓得金

劉又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又傳

遺誠求誌

崔玄亮晦叔遺誠云吾玉聲琴留別樂天請為墓誌

四絕

元魯山墓有碑唐建中立李華文顏真卿書李陽冰篆額時人謂之四絕

心織筆耕

王勃所至請託為文金帛豐積人謂之心織筆耕

箕生張說

姚崇張說同位宰相崇病戒諸子曰張相與吾曩隙甚深然其人稱奢侈吾歿後同僚當來弔汝盛陳服玩寶器於帳前若張不顧舉族危矣彼若寓目當致此玩以神道碑請得其文即時錄進仍先龍石使速鐫刻張料事遲我數日後必追悔姚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數四諸子悉依教戒碑文時說極筆曰八柱



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果取其本欲  
重刪改諸子引使者視之碑已攻畢說悔恨曰死姚崇猶生  
張說明皇雜錄

義不食言

富韓公之薨也訃聞神宗對輔臣甚悼惜之曰富某平生強項  
死矣誌其墓亦必一強項人也卿等試揣之已而自曰方今強  
項者莫如韓維必維爲之矣時持國方知汝州而其弟玉汝丞  
相以同知樞密院預奏事具聞此語汗流浹背於是亟遣介走  
報持國於汝州曰雖其家以是相囑謹勿許之不然且獲罪先  
是書未到富果以墓誌事囑持國既諾之矣乃復書曰吾平生  
受富公厚恩嘗恨未有以報今其家見託義無以辭且業已許

之不可食言雖因此獲罪所甘心也卒爲之初持國年幾四十  
猶未出仕會富公鎮并州以帥幕辟之遂起其相知如此却掃  
編

更相爲傳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  
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本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  
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  
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  
爲景仁傳其畧曰君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  
墓誌

不顧時忌

事類彙編前集

卷之六十一

六

神宗即位擢呂誨知諫院。一日早朝，獻可待對於崇政殿。司馬溫公為翰林學士，侍讀邇英閣，亦趨贊善堂待召。相遇，朝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何所？」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曰：「王介甫素有學行，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安石好執偏見，輕信奸回，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及安石變祖宗舊法，天下騷然。溫公退居於洛，每慨然曰：「呂獻可之先見，吾不及也。」獻可病，溫公康節日就，即內問疾。獻可所言皆國家之事，未嘗一語及其私。一日手書託溫公以墓誌，溫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囑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故溫公誌其墓論獻可為中丞時有倖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才。天子引參大政，獻可抗章條其過失，曰：「誤」

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誌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既見其文，仲通復遲回不敢書。時安石在相位也。仲通之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仲通又陰祝獻可諸子勿舉本志，非三冢之福。時用小人蔡天申為京西察訪，置司西都。天申厚賂鑄工，得書以獻安石。天申初欲中溫公，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聞見錄

不懷舊怨

歐陽公初以希文事得罪於呂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及後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公擢用希文，盛稱公之賢能，釋私憾而共戮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為不然。刻石則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

仇公嘆曰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惟其高公取信于後世也吾嘗聞范公自言平生無怨惡於人兼與呂公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人而其子不使解讎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遺事范文正為開封府作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而為公如是而為私意頗在丞相呂夷簡夷簡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范為經略西事公亦樂為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某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碑有驩然相忘得戮力平賊之語公之子堯夫不以為然乃刊去之歐公聞之甚不樂也范公平日曾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既為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匿

怨之意况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其規模廣狹與迺不能無間朱語錄

不喜見評

歐陽公作尹師魯銘文不深辨其獲罪之寃但稱其為文章簡而有法或以為不盡公怒至詰書他人深數責之曰簡而有法惟春秋可當之脩於師魯之文不薄矣又述其學曰通知今古此語若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宜恤小子輩哉聞見錄

文不可改

王荆公為錢公輔銘母夫人蔣氏墓不稱公輔甲科但云子宜于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為太君榮後云孫七人皆幼不書其

名公輔意不滿以書言之公復書曰比蒙以銘文見囑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如得甲科人爲通判何足爲太夫人之榮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榮辱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一孫者乎同上

不受潤筆

范文正公爲人作銘文未嘗受遺後作范忠獻銘其子欲以金帛謝拒之乃獻以所蓄書畫公悉不收獨晉道德經而還書戒之曰此先君所藏世之所寶仲淹竊爲宗家惜之母爲人得也

獨銘五人

東坡祭張文定公云載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作此外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故不列於五人其數眉州小集有元祐中奏藁云臣近準勅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瞻神道碑并書者臣平生不爲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爲光曾與臣亡母撰埋銘又爲范鎮撰墓誌蓋爲鎮與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可固辭然終非本志况臣老疾廢學文詞鄙陋不稱小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觀此一奏可印公心而抗本奏議十五卷中不載容齋隨筆

因發已意

坡公作温公神道碑敘事甚復其作富公碑甚詳温公是他已為行狀若富公則異是富公在朝不甚喜坡公其子弟求為此文恐未必得而坡銳然許之自今觀之盖坡公欲得此題目以發明已意耳其首論富公使屬曾若然哉盖坡公因熙寧元豐間用得兵來狼狽故假此說以發明其議論耳朱語錄

弟狀元行

程伊川先生文集序云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以能形容其德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盖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此文可也子端中作序得金以贖

梅聖俞堯臣與劉公敞親且舊既卒其家不能自存公哀之未有以助也聖俞嘗欲書程丞相神道碑病不果劉公為成之程氏喜餉白金五百兩公發封書以賻梅氏

古今文集

雜著

石誌不出禮

齊太子穆妃將葬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顏延之為王彌作墓誌以其素族無銘誅故也遂相祖書魏侍中緦製埋文父母墓下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聞知但記姓名歷官祖父姻婭而已若有德業則為銘文主戎墓銘有數百字然則魏晉以來有墓誌也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命刊石埋墳

前厥後墓誌恐因此始事始

碑本墟墓用

古碑皆有圓孔蓋碑者悲也本墟墓間者每墓有四初葬穿繩於孔以下棺乃古懸棺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相楹因紀其德遂有碑表後世德政碑亦設圓孔不知根本其矣尚書故實

行狀出於門生

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眾人無由知也故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以為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安言忠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光或言直道正言歿而不朽曾不得直叙其事而行狀不足以取信今

請作行狀者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迹皆足以自見矣李翱百官行狀奏

文字潤筆

作文受謝自晉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有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為自古鑿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故杜詩云干謁滿其門碑版昭四裔豐屋珊瑚鈎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又有送斛六判官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空室倒懸蓋笑之也韓愈撰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弘弘寄絹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劉又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

爲壽愈不能止劉禹錫祭愈文云公身侯碑志遂表阡一字之  
價輦金如山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絲甚  
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練何遇我薄耶度笑酬以絹九千  
匹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  
撰進之後例得貶遺若黽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  
宗時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買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  
爭致不由喪家裴均之子持萬練詣常貫之求銘貫之曰吾寧  
餓死豈忍爲此哉白居易脩香山寺記曰予與元微之定交於  
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  
輿馬綾帛泊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贄予念  
平生分贄不當納徃友再三訖不得已回施茲寺凡此利益功

德應歸微之柳玘善書自御史大夫貶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  
顧彥暉請書德政碑玘曰若以潤筆爲贖即不敢從命至宋此  
風猶存唯蘇坡公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謂富  
韓公司馬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張文定公也此外趙康靖公滕  
元發一銘乃代文定所爲者在翰林日詔撰同知樞密院趙瞻  
神道碑亦辭不作曾子開與彭器資爲執友彭之亡曾公作銘  
彭之子以金帶纁帛爲謝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  
若以貨見投非足下所以事父執之道也彭子惶懼而止此帖  
今藏其家容齋隨筆

求墓銘書

昔者蜀賈之請篤矣而不得挂名於子雲之經端女奴來致其

主夫人之命非有勢力氣談之可以動人言語精神之可以起  
義也而退之不屑為之銘故君子謂子雲也嚴謂退之也公嚴者  
不以泛許人而公者不以諛許人也 王子俊書

此段文字為正文，內容與右側批注相關，因字跡較淡且為小字，難以逐字辨認，但其大意應與右側所引之論相呼應。



